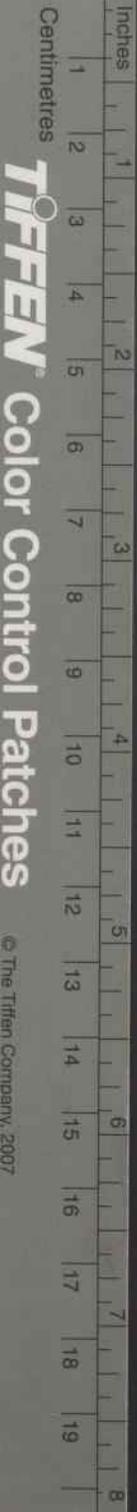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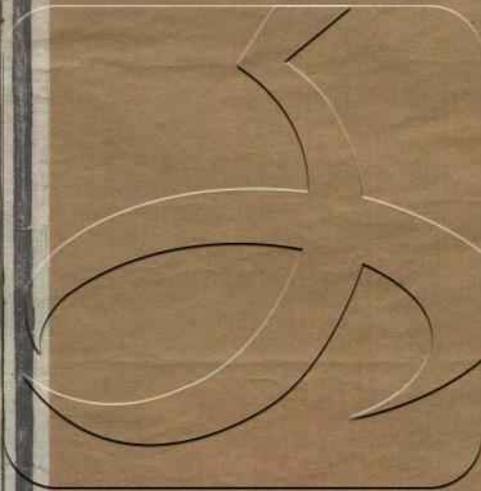




國朝文錄

44.64
0.245
= 8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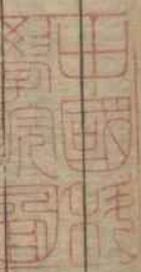
國朝文錄卷之十一

論辨類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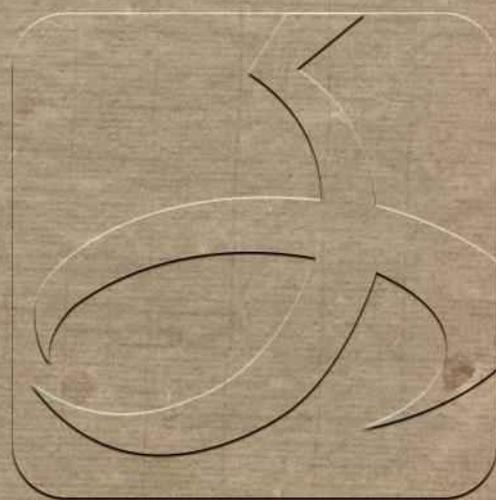
法先王論



陳鶴



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太史公曰法後王何也近已而俗變相類論卑而易行嘗試論之夫有治本有治跡治跡者闕一時而輒變者也雖起先王於今日猶將究時之宜而為之况後王乎記所謂得與民變革者是也治本者亘古不易者也雖更歷後王其變至於不可紀極而其本未嘗不與先王同稍一忽之而大亂輒隨其後此豈可以卑論儕俗之見擬議其間乎記所謂不可得變革者是也故孟子荀卿子言各有當而史公第舉其偏則過矣雖然聖賢之為說恆



國朝文錄 卷十一
慎重於其本而不輕言其跡以爲得乎其本而有變有革猶之夏葛冬裘饑食渴飲惟其時而已無容心也苟不得乎其本而徒取先王之跡循之則不變革之禍有甚於變革者矣是之謂變其所不當變而不變其所當變變其所不當變而不變其所當變雖循先王猶有禍患况重以易行之卑論近已之俗變哉且苟卿子亦旣明言聖王之跡矣而史公從爲之辭則所以滋後世之惑而開後世之弊者自此言始且夫後世之變固有甚不得已者矣井田之爲賦稅也封建之爲郡縣也此豈先王之法然而是一者猶之其跡也井田賦稅不同其所以因民之產使之相生相養者未嘗不同也封建郡縣不同其所以作民之牧而使之相道相齊者未嘗不同也今之治猶古之治也封建必得賢君郡縣必得賢有司而

後民被其治繼世者不能皆賢先王以爲此無如何也是故爲之九伐之法變置之制以防之郡縣之黜陟有較之變置尤速者非其善法先王者乎先王則不徒恃其後之有所防而獨恃其始之有所導是故爲之胥子之教使天下萬國皆加意於所當爲治之人而一範之以正心誠意之學而又推其教化以行乎井田之間使農皆可以爲兵兵皆可以爲士後之有天下者苟詳明乎教士之法使皆自得乎所以出治之本而審慎於舉之之際則於先王之法思過半矣故法先王者亦法其意而已矣古之治出於一後世之爲治出於二出於一則本立出於二則多爲之制度而莫循其本法先王者法其本不法其跡法其教化不法其制度以教化馭制度則因時之宜順人心之自然而治道得以制度議教化則天

下之情僞固有出於制度之外者矣因其情僞之日出而又為之制度以救之古之制度愈不可復而古之教化亦若果無所益求天下之治豈可復得此不信聖賢之過也三代以下所為治亂之跡備矣凡其治之弊者皆其不法先王者也凡所以成一代之治不致遽見其弊者必其猶有得乎先王之遺意者也夫雖致亂之主未有不思救一時之弊者也惟其不法先王故愈變而弊愈甚賢君不然即救弊之際而本之以法先王之意故變而不失其治故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此必然之理也制度雖詳要之以教化為本

正人心論

陳鶴

天下人材可造也財用可理也綱紀可立也禍患可弭也凡

此數者皆天下所患吾以為不足患也天下之患在乎人心之好利好利之心熾而數者之患相因而起苟去其好利之心則是數者可以次第而理故言治之本必自正人心始曰何也曰人之所以為人者心也心有靈有昏其有得於仁義禮智之本則一曰仁曰義曰禮皆心所具之理而其所以去昏而即靈者則尤在乎智智之具乎心者其始驗於是非之端其究極乎天理人欲存亡之幾其所以持之則在乎義利取舍之界曰心之不正至不一矣昔者戰國以變詐晉之世以虛無自唐而降以功利豈得曰一去其好利而遂已也曰人之病也寒煖燥溼哀樂憂懼所中不同其為病一也人心之不正也剛柔善惡所發不同其為不正一也好利則私私則天理亡而人欲恣由是而發於變詐則傾危之習成矣發

於虛無則猖狂之行肆矣發於功利則卑鄙之情痼矣數者
異病而同本故欲正人心必自去其好利之心始夫自春秋
以降歷漢唐千有餘載聖賢之道若存若亡其間讀聖人之
經能得乎正誼明道之旨誠意正心之學不過數人而已今
則不然非孔孟之書不讀非仁義道德之旨不談上以是求
下以是應風俗之盛宜乎非古所及而人心之卑鄙如此何
也則好利之習然也夫好利非特貪黷而已利害之心明而
趨避之計熟苟安自便患得患失其視聖賢之教軍國之計
教化之源風俗之本皆汎汎然若無所與於己其念慮則非
利不動其議論則非利不發其營謀則非利不為心之不正
至於如此則人無以為人人無以為人則貽患何所不至正
之奈何曰士大夫者庶人之準則也公卿者又士大夫之準

則也公卿有激勸而後士大夫有廉恥士大夫有廉恥而後
庶人有趨向然而為公卿者寡為士大夫者眾士大夫之讀
書談道與公卿同而其所為砥厲廉隅介然自守之節又非
必有所待於公卿之激勸故正人心者亦正士大夫之心而
已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
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董生曰皇皇求
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
者卿大夫事也使天下士大夫而皆服膺此言則其於正心
也庶幾矣公卿士大夫之心正而庶人之心亦無不正上下
皆正喻於義而不喻於利風化既成古道自復則推之政事
之閒何有哉

好善論

陳鶴

自古人主保有國家莫不欲安而惡危喜治而厭亂然而治
日常少亂日常多其故何也蓋納諫與拒諫之效不同也然
吾觀自古人主保有國家亦莫不知納諫則治拒諫則亂自
非大無道之主鮮有甘心於致亂者然而納諫之日常少拒
諫之日常多何也則大臣之好善不好善有以導之也語曰
將順其美將順之事多端未有大於導君以納諫者孟子曰
逢君之惡其罪大逢君之事多端未有大於導君以拒諫者
此之不可不察也夫以大臣都高位戴殊寵一以爲心膂一
以爲股肱宜其感激奮發日夜竭其思慮講求天下之利弊
汲引人才獎厲敢諫之士以期致君於堯舜而顧導君以拒
諫何哉蓋後世之爲大臣者非盡以德舉也其閒固有因緣
遭際躡取顯榮於一時者其平居既無進思盡忠之節其啟

沃於左右類多猥瑣齷齪因循拘牽之論見有侃侃諤諤稍
能尋求乎治道者愧其言之不自己出而適以形己之短是
故不必糾彈之集於已而導君拒諫之心已膠固於中而不
可解矣其甚者拒諫之事既成且謂吾君本不喜人之諫諍
以杜天下之口於斯時也雖有願治之君英斷自己猶以爲
此大臣也用人勿疑之意謂何故姑欲保全之以存國家之
體及至斷乎不可保全而後去之而禍患之形固已成矣嗚
呼國家亦何負於若人而必快其一時之私意以釀成數十
百年之禍患哉然而如此之人往往接時而有此之謂不可
不察也夫自古人主暗昧不明任匪人以拒諫者多矣試以
英斷願治之主言之漢文帝虛已納諫衛士上書止輦受之
然買誼之論則絳灌以爲粗疎武帝嚴憚汲黯至自謂不聞

黷言又復妄發然公孫張湯之屬則欲因事誅黷唐明皇初用姚崇之言使羣臣小大皆得直言而無忌諱非惟容之亦能行之其後用李林甫則周子諒擗死於朝宋仁宗開天章閣召韓范富盡言天下之事其後唐介劾文彥博則不免於貶竄此四君皆賢主也然其臣猶如此由此觀之大臣不與拒諫期而拒諫之事自至拒諫不與禍患期而禍患之端自集仁宗幸而得彥博故天聖慶歷之後尚不失其爲治明皇不幸而得林甫使開元之治不終藩鎮之禍至與唐相終始此豈非往事之明鑑與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士止於千里之外而讒諂面諛之人至矣嗚呼千古之治亂安危未有不由於此不可不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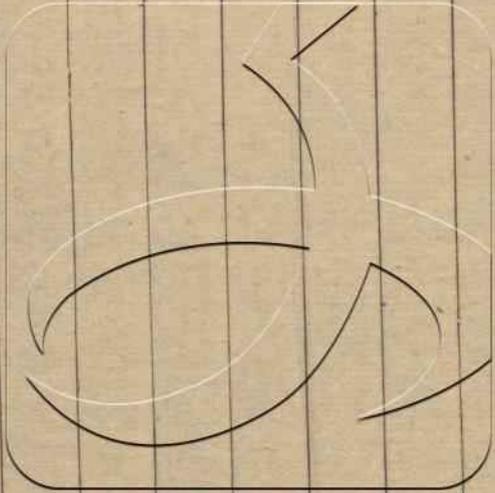
范蠡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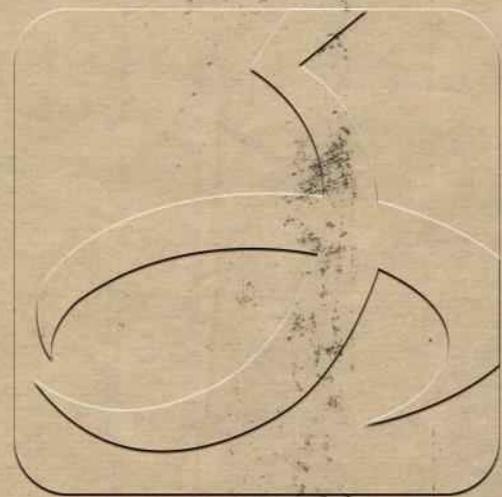
程同文

昔范蠡事句踐用敗衄之越以滅吳句踐以霸於是蠡曰越王忍人也遂亡去其後句踐殺文種蠡竟免世之人無以測之或以謂蠡知道者嗟乎蠡所操者術耳烏足以知道如以道則身固可以無去而亦不殺彼文種者蠡殺之者也方句踐之棲會稽也蓋將焚其妻子以決死於吳者屢矣使如蠡者因其激厲厄苦之秋進以仁義道德之說以默銷其深詭之心猜忤之性凡所以愛其民禮其士者一出於誠力齊足以戰心一足以守夫然後以制變於敵彼吳之強若飲狂藥然舉重乘高迅呼疾走其力什倍於常人然智者視之知其不終朝而將顛仆以殞蓋愈強而弊愈速故當是時吳雖無越必自弊然則越之所患其不在於吳亦審矣計不出此而

一切導之以術術者窅然藏於鬼神不測之區卒然而動若
鷲鳥之下擊猛獸之決起而莫知所自及其斷也雖加之於
所甚愛之人被以甚惡之名而毅然不爲之輟故非天下之
至忍不能與於術也且夫吳已滅矣越已霸矣是行術而既
效也夫行仁義道德而效則亦樂於仁義道德矣行術而效
則亦樂於術矣蓋雖如蠶與種者句踐亦必置之術中無怪
也一旦蠶去而句踐懼矣謂其知吾術也夫蠶與種材相若
蠶知吾術種蓋未有不知者也彼知吾術而不去者將奚爲
乎此固句踐所日夕操刃而睨於其側者也吾故曰種之殺
蠶殺之也吾觀蠶之爲人豈遂能脫然於富貴哉其去也畏
句踐之術而又自以其術免焉者也夫誰則導句踐以術乃
至不能一日居於其位而幸而猶以術免亦感矣傳曰不以

道事君者其出乎范蠡是也商鞅用法以強秦而鞅以法死
范蠡用術以霸越而蠡以術亡彼後之干其君而不以仁義
道德爲說者亦可以鑒矣





儒與二氏出入論

汪家禱

士必束身名教而後廉隅立趨向端名教在法先王崇仁義
 尚禮教是故儒高於九流而治天下之必用儒也道家言清
 淨不貴名釋氏外形骸無身安有名猖狂妄行者平旦氣萌
 鮮不翻然悔悔思遯二氏之學乘其悔也而導之曰是外也
 非內也得乎內可遺乎外也譬行失道者從而示曰是亦可
 達也無反行之勞且有自適之樂亦何有不從者夫堯舜文
 武周公孔子萬世不易之道也儒述之其道亦不可易道家
 始黃帝而黃帝無書釋氏堯夾其文且殊其言安足信舍章
 著之典籍信假托之虛辭是惑矣道之書莫古於老明莊述
 老而宏誕不經開釋氏之漸漢文景治用黃老而不言老莊
 知莊非老比矣漢武表章六藝後異學漸衰至光武益敦崇

名實舉經明行修之士終東漢世獨行黨錮蔚然爲眞儒者
史不絕書而高密鄭公尤以清德通才傳解聖籍儒道大昌
循是勿失三代之風詎遠哉正始之世蔑禮教而崇放曠之
始也時主少臣專國不靖矣一之士夫縱誕爲高視處朝廷
如處傳舍以彼其人豈不能自樹立而姑以廢棄一切自文
其陋沿及兩晉言經法者斥爲鄙俗甚以周易與莊老衡王
何之罪上通於天豈虛語與釋氏襲莊老之放曠而加甚者
也萌於東漢盛於東晉郭璞孫綽謝靈運假借其言以消佗
際而彼教之矯出者又先以清言自結於朝士外如支恭明
衛道安輩或覃思構精廣爲翻譯石勒苻堅諸僭國又爲張
大之歷宋齊梁陳崇信徧於上下史官言佛經之傳多於六
經數十倍其侵儒較道加烈矣唐祖老子崇道也廣建塔廟

崇釋也疏五經興學校崇儒也然道自三洞四輔說行流爲
神仙如眞誥等言地獄又襲釋氏怪誕尊釋氏者言施舍盛
莊嚴震以禍福麗而未精以釋通儒首李翱翱著去佛齋說
似闢佛者復性書言滅情固釋氏旨也然其說雖存遵者實
鮮蓋昌黎韓氏以仁義之旨導天下儒術大顯寂靜之說未
能動衆也終唐之世儒與二氏雖並崇朝廷獻納師友講習
儒外固不旁及北宋穆修受學華山邵子闡之易分先後天
通書因太極溯無極均本道家然周邵之學深明體用繼以
二程實踐躬行內聖外王非僅僅激厲名節已也惜後二陸
提唱心學慈湖繼之論漸空虛朱子振六經絕續之傳使聖
學不流異教天下貴虛拯之以實論說經典章明禮教雖少
歲言靜坐言警悟晚歲盡反之故傳朱學者歷久無弊論者

或據傳注小疵以相詰難又甚者謂虛靈不昧顯蹈禪機嗚呼好議論而昧大綱有如是耶天人五行漢儒亦語幽微鄭氏注經先後異說論學者不聞以駁雜斥之也且泥章句訓詁而荒實行者為陋儒朱子立朝本未賅備偽學之禁宋為失人後世和之謂道學亡宋何味味與統論之儒有鄭而經明有韓而用彰有朱而體立二氏卒不能奪儒三子功也近世講義據之學碎義逃難繁則生厭必有以空悟濟者防不可不豫也明節義守家法如東漢坐言起行如南北宋名教庶以不墜與

宋諸儒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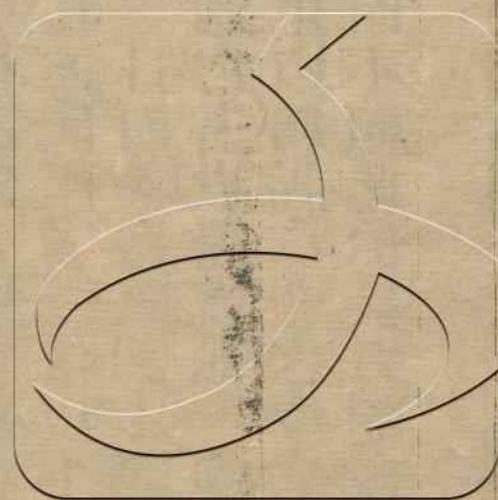
姚文田

三代以上其道皆本堯舜得孔孟氏而明三代以下其道皆本孔孟得宋諸儒而傳洪水橫流生民墊溺堯舜起而祗席之其功在一時也顧其切切為萬世慮者則在以人倫為教倫紀明而萬事理矣周自平桓而降文武之澤漸衰於是君臣父子之獄諸國多有桓文之徒苟竊仁義區區補救其後乃有孔孟然又不能得位行道祇垂空文以示後故當其世不見功凌夷至於暴秦而天下壞亂極矣漢興承秦項之後民苦爭戰已數百年一旦得令休息如獲更生故孝文以清靜理之而天下大定非黃老之賢於堯舜蓋其時為之也於時遺經稍出惜諸儒興滅繼絕抱殘守闕僅令遺文不至失墜而不能及乎其大能知此者惟董生而已然以儒術漸明

故兩漢之季節義林立卓操以後篡弒相尋隋唐立國蒸報
疊見大抵君臣之禍甚於六朝夫婦之義紊於唐代至五季
之亂而倫紀全缺海內日尋干戈斬刈人民如屠羊豕苟由
此而不返則天地晦盲生類廢絕而乾坤於是乎遂息有宋
諸儒者出然後孔孟之道復明大凡更事愈深者則其防患
也愈亟湯武之事孟子不以為非然後世無湯武之德而皆
託於湯武之舉則不得不嚴絕之齊莊公之亂晏子以為非
其親嚙衛孔悝之難子羔以為弗及不與蘧伯玉於孔甯出
君則先自近關出其後甯喜弒剽而納獻則又自近關出一
似苟全軀命而不顧恤其君者乃夫子稱曰君子三代以上
婦人不諱再適故為出母有服至宋儒守從一之經嚴失節
之律今雖委巷婦豈皆知更嫁為可羞矣古之論人也寬今

之論人也嚴何者時會日降事變愈滋苟非峻立其防則必
有寡廉鮮恥浮湛取容而恬然不自知其非者此諸儒慮患
之心不得不如是其切也孔子數稱管仲而孟子卑之所以
救當世專尚功利之失亦猶是意也吾故曰三代以上其道
皆本堯舜得孔孟氏而明三代以下其道皆本孔孟得宋諸
儒而傳天下一日而不昏亂即宋諸儒之功無一日不在於
天壤至其著述之書豈得遂無一誤然文字小差漢唐先儒
亦多有之未足以為詬病今之學者粗識訓詁自以為多輒
毅然非毀之而不顧此何異井竈跳梁而不見江海之大也

皇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原弊上

張海珊

天下之所以得常治者曰法勝也天下之所以不得大治而
且大有隱憂者曰法勝也朝廷有一事焉問之君君不知也
曰有吾法在問之臣臣不知也曰有吾法在於是凡範圍於
法者得以受其治而諸遁於法之外與夫舞文而亂於法之
中者法且無如之何非法之不能治也法勝而君與臣皆拱
手而不知則天下之事遂廢而不舉矣夫古人之言治詳矣
君之求其臣也方其進身而卽策以事以觀其才能與否而
臣之進說於君亦且累千百言而未已蓋嘗以一事之利害
而舉朝爭之累世爭之雖未嘗盡享其利而賢智之士皆得
用其意於法令之外而稍得一效其力今則不然士之試於
有司也一言之及時事不以爲忌諱則以爲冒進而所爲窮

日夜較工拙斤斤焉求以當主司一日之知我不知其所言之云何也夫如是而舉以加諸民上必將眩掉迷罔而無所措其手足而上卒不疑而授之而士亦不疑而居之彼固非能以素所不學者一旦而惟吾欲爲法在而彼直無與焉耳是故今天下之所以爲治者權不在卿大夫士在吏胥卿大夫士之所學非其所爲治其所爲治者非始之所學而吏胥則終其身於法之中其力能持法而不變能變法而上不覺能上下出入乎法而法且爲所用故始則朝廷之法也今則吏胥之法耳此吾之所謂不得大治而且大有隱憂者此也夫卿大夫士上之所賓之師之而尊且貴者也吏胥者則上之所奴畜者也而爲吏胥者亦自以上之所奴畜而不復自愛惜夫以不甚自愛之人而重以上之所簡賤而天下之事

原弊下

張海珊

舉手以聽其所爲又不能以己之非素所學者進而稽考其故如是而天下不入於大亂者未之有也

三代之治其可復於今乎曰不可復矣曷爲其不可復也曰古之爲治也君與民常求其合今之爲治也君與民常求其離是故自兩稅行而民始不必爲上用矣自地丁歸畝而民數之多寡始不必聞於上矣三代聖人所以制治之具至今日殆蕩然無一遺而天下反能以稍治此非古今之勢異也非聖人之情之或異乎古也徒以君民相與之際壹恃法以爲治則吏胥每得緣以爲病故爲之民者常不如其自生自息而無待於上者之爲安今夫君之與民固不相及也與君共此民者惟卿大夫士卿大夫士之中則惟縣令之與民尤

親今之縣令其體比於古之諸侯則猶是君也其所以爲治
既非其所學而與民勢復懸隔億兆之衆百里之廣一人之
耳目心思勢必有不能及而遂不得不寄其權於吏胥且今
簿尉之職則古之所爲殷輔也嗇夫游徼之屬則古之州長
黨正也而今乃卑其秩侵其權別其流品幾使不得與士大
夫齒而若人者遂不惜下而比於吏胥於是吏胥爲之主諸
簿尉甲長之人爲之爪牙耳目彼縣令者能一身與之抗乎
是故國非無良法也朝非無善政也州縣非無良有司也而
一入吏胥之手則雖以咎繇之憲令周公之制作皆將一變
而爲厲民之政蓋自三代以後凡其稱治者每出於黃老清
淨無爲之說苟有一二崛起思欲變法制用周官則後必潰
亂不可收拾此非古制不可行也由吏胥之得與不得與而

深慮論

張海珊

治亂以分然則吏胥者固隱處乎宦官宮妾權奸寇盜之外
而執天下治亂之權宦官宮妾權奸寇盜有天下者驚心動
色必務於決去而後已而吏胥者雖以堯舜文武之治不能
無則奈何不急爲之所也

法者治天下者也人者用法者也君者用人者也君不能用
人而付諸人人不能以用法而付諸法而法仍不能自用則
又付諸不能用人之君與不能用法之人夫不能用人之君
與不能用法之人凡法所以然與其當然之故彼固未嘗知
也而盡天下之事一以恃乎法則未知所謂法者果法乎非
法乎如是則法傲然而君且曰我有人在卽用法者亦曰我
有法在顯以明法之可恃而陰以便己之苟焉以安如是而

人傲然則果何所持以治天下乎夫治天下誠不可以無法
顧用法者人造法者意必使意常餘於法之外而法始屢出
而不窮今也盡天下之事而待之以法而又禁人之以意與
乎其閒則天下之變不勝窮而人與法遂莽然其交盡矣昔
者秦之方盛也信用商君改立法制驅一世之人使無敢稍
軼吾法令之外當其得法之用言出而人從令行而禁止眇
天下若身臂手指之易相使乃至荆軻之變持兵者在殿下
熟視始皇之危環柱莫敢救夫視其君之危難而莫救者為
法乎為非法乎我知當時之圖而視者固以持兵而救之非
法也而卒以自便者則任法之過而人皆得以諉其責也今
國家有成周之積德累仁而不幸有秦氏任法之迹數十
匹夫一旦稱亂於宮禁卿貳不能知官吏不及察宿衛兵士

如無一人以禁地之清肅而忽有萑苻之嘯聚此蓋亘古以
來未嘗有之事也此時法何在乎人何在乎於是嚴異教之
禁申保甲之法官吏動色相戒期於必行此即皋陶之作士
姬公之行周官計其齊之以政令而防於未然者不過如此
然核其實一吏胥之稟復一文書之申報而事已畢矣久之
久之而無有過而問者矣有或問之彼則曰保甲固行也異
教固禁也所謂法之可恃者如是而已矣常人之情不知謹
於未然之前而每在於已然之後當其安居無事充然而自
得及一旦變起宜其深思夫變之所由來與其所終極然且
泄泄不之悟湯湯然聽其勢之所至而若無可如何者何也
夫天下未嘗無人患夫有人而法常足以格之於是豪傑之
士畏法而不前中才之士狃法以自便而權奸之徒則實借

法以肆其惡而卽以鉗制夫豪傑之欲用其意於法之外者而使之莫得少動是故用法太密者其終必疎我未見今國家之能行一法也然則如之何可也我固曰法者治天下者也人者用法者也君者用人者也能用人而法得矣而又安事今天下之紛紛者爲也

聚民論

張海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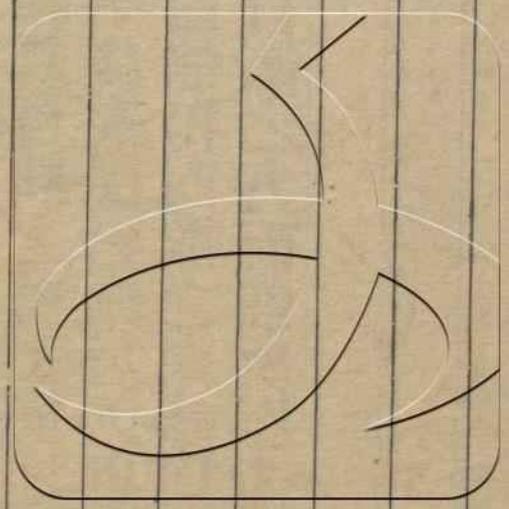
三代之時其民聚三代以後其民散其民聚則不待上之人之衛民也而民常有以自衛及其散也民且亟亟焉求衛於上民求衛於上而上更何所藉以自衛乎夫三代之民所以能聚者何也鄉遂之制定而人皆土著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而車徒馬牛甲兵之屬又皆民之所自出而無所假於上之人郊內自比閭以至州

鄉野自鄰里以至縣遂大小相維遠近相統如身臂手指聯絡呼應無事之日而隱隱然有金湯之固是故上未嘗有以衛民也卽民之自衛以爲之衛而國家亦由以自衛則其勢之聚者然也然而鄉遂之制則固不能行於今者何也古者封建行於上井田行於下田有授受地有肥磽生齒有登耗俱就理於一人之手君之於民常如一家之人深知熟悉而無有乎隱匿閼隔之虞夫是故民數明而生產可得而均也生產均而鄉遂可得而制也今則不然自兩稅久行而力役之征亦更爲地丁歸畝之法於是戶口之遷徙丁男之多寡俱非有國者所急有司十年編審之法亦不過視爲具文委之吏胥之無能者行之而已於是游民紛於鎮集技術散於江湖交馳橫鶩而上之人不得問焉嗚呼民之散也久矣夫

民者至愚至賤而初無計長久之念於其心者也古者鄉遂之行民烏知其所以自衛哉亦不過陰驅顯率於先王之政而卒以大獲其福若夫生於今之時果其能鑑於前者天下之崩裂與夫流寇之禍固將思所以自衛之計然而民不能知也奈何爲之上者亦安坐聽之迫而不得已始倉皇爲一切苟且之政而無計長久之念於其心乎今者井田之制既不可復則比閭鄉遂之說固不敢以進於今矣而一二深識之士輒議尋古之所謂保甲者行之朝廷亦嘗下之督撫趣行於郡國且勘其奉行之真實以爲政殿最則廟堂之上誠亦大鑒其弊而思所以變更之道然在當時卒亦未嘗行或行之不踰年而亦廢一時之良法美意止以煩胥吏糜文書已耳詎其法誠有未便與蓋嘗思之民者可靜而不可動者

也能簡而不能繁者也先王之世法誠至繁至曠然而動民而民若不之覺煩民而民樂爲所用者則上之德有以喻乎民也上與下之相近而無所隔於其間也且亦三代相承而增損積漸之使然也今之勢旣不能不異乎是民旣有所疑乎上而上亦不能取必乎民然則爲之上者毋亦惟安坐聽之而無容轉計矣乎夫天下固有自然之勢而斯民亦有自然之情性可以使之相維相繫而不必以上之法與乎其間者則在重宗族而已矣古者先王之爲民也上使之統於君下使之統於宗故公劉之立國也君之宗之而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春秋晉執蠻子以昇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則當時民之依於宗者固可想見六國之亡豪族處處而有高祖代秦徙諸大姓齊田楚景

之輩實關中以為強幹弱枝之本自魏晉以來最重譜系朝廷立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然祇以繩天下之人才以為中正選士之法而九兩繫民之遺意卒無講者今者疆宗大姓所在多有山東西江左右以及閩廣之閒其俗尤重聚居多或萬餘家少亦有數百家其耳目好尚衣冠奢儉恆足以樹齊民之望而轉移其風俗今誠能嚴土斷之禁重譜牒之學立大宗之法以管攝天下之人心凡族必有長而又擇其齒德之優者以為之副凡勸道風化以及戶婚田土爭競之事其長與副先聽之而事之大者方許之官國家賦稅力役之征亦先下之族長族必有田以贍孤寡有塾以訓子弟有器械以巡徼盜賊惟族長之以意經營而官止為之申飭其閒凡同氏譜之未通者則官為通之單丁隻戶不成族者則以附於大族游寓之家其本族不能相通者則亦各附於其所寓之地凡某鄉幾族某族幾家某氏附某族某族長某人歲置簿以上於官夫使民返其所自生則忠愛出因乎其同類則維繫固以族長率同族則民不驚以單戶附大族則民各有所恃詎非其自然之勢至簡之術乎夫以鄉遂聚民者聚於人也以宗族聚民者聚於天也聚於人者客或有散之日聚於天者固無得而散之矣語曰百足之蟲至死而不僵斯固民所以自衛之方面即所以衛上之道也



治南獄事錄論

陳壽祺

昔淮南王安言越人好攻擊固其常然則閩之械鬪自漢以來然矣豈郢與餘善等階之厲哉細虞構釁攻殺無已禍連孫子殃及鄉閭踰百年不能解其意似近於公羊春秋之百世復讎而用之不得其義以至此也然其鄉未嘗無善士良民知畏法循理所以滋難買禍以裏脅其衆者不過桀惡數人爲之渠帥耳又有一二奸宄舞其閒與悍役比如虎而翼鉤結以漁利簸弄以餌官曰泉之民頑而吝獨械鬪可威劫而貨弋也官詔之舊尹及同寮則皆曰彼土風氣固然且大邑廉俸僅千金而歲費當數萬緡郡伯之例規幕賓之修脯驛傳之供億賊囚之解送其用至繁浩計安所出非資賄於民不可資賄於民則莫械鬪若也故莅茲土者上下內外囂

然惟賄之是圖官所置民壯鄉勇大抵皆市井諸惡少與悍
役日出調伺民間一聞某鄉械鬪則鼓掌相慶否則疾首蹙
頰若不可終日嗚呼宗族鄉黨古者所以教之保息聯比睦
嫻任卹以厚風俗者也而讎殺相尋至於此極豈其民獨無
人心皆利災而樂禍者哉母亦教化之久不行故也患已熾
矣而令長又從而魚肉之縱其爪牙四出攫噬民殺人而官
放火是官自爲寇而民與爲讎也凍餒其父母離散其妻子
昆弟係繫其宗族親戚水益深火益熱不糜爛其民不止嗚
呼爲民父母者奚忍而致此毒耶然而官則告於大吏及人
人曰百姓誠刁悍雖孔孟復生莫能教化也嗚呼民果頑嚚
不可教化耶吾聞往數十年有吏必大者令晉江一芥不取
每食不過蔬菜以峻法束法吏以誠求察民情行之二年庭

無訟牘泉人至今思之是豈易民而理者耶今卽不能遽興
教化顧有簡易之法在曰但令治獄毋謀賄捕人毋用兵役
而已凡四鄉械鬪必有期會非需數日不辦令長能於未發
之先稍察萌芽登卽單車詣鄉諭散理其曲直而禁約焉善
之善者也其鬪已成者令卽單車詣鄉隨從一二人外一切
胥役民壯鄉勇屏不用呼其父老與其邑士明告之曰殺人
者死國法也令不得私且枉鄉有惡子不除國之賊亦若之
殃也吾來爲若治大獄鏘毫無所取誓不令一役擾若民若
執倡鬪及殺人者以獻餘皆安堵如故無所問其非正兇而
賂以代者遣之去若不聽吾言設易一恧且酷者至將大不
利於若玉石俱焚若何幸焉且若犯國法而亡命不出是罪
再不赦也 聖天子在上賢大吏在下豈其爲一人而法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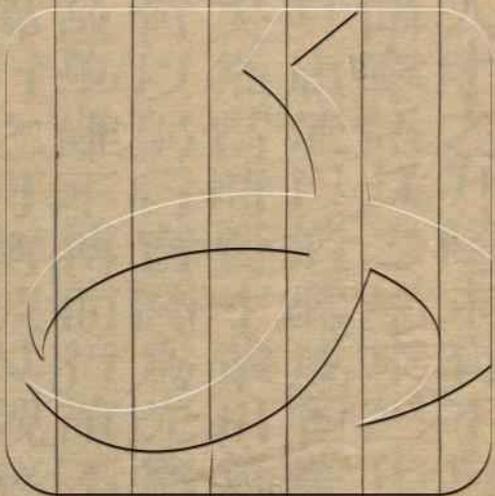
伸於天下法何愚也彼民怵於禍困於財若墜塗炭久矣一且見良有司之來若此人人得所依倚如是則比屋安居焉用逃竄焉敢不用命何犯不可得何獄不可解雖然此其道又在乎豫信豫信之道奈何曰令長始下車毋受吏賂毋誅民財束僕從胥役嚴治民事勤決詞訟敏居是邦也遠邪佞親正直暇則循行郊野與其父兄弟詢疾苦勸仁讓相親猶一家相視猶一體民之信之也豫於是又擇其鄉之齒長而端慤者立族正及副二人如古三老嗇夫凡鄉有不便於民及訟事族人以告族正小事族正判其曲直而罷大事族正自詣縣告或率其人俱至以俟令長聽斷令長有所問以片紙召族正亦如之其人至則公正廉明以鞠之忠信慈惠以察之不煩言而獄已解矣行之一二年民無可訟令長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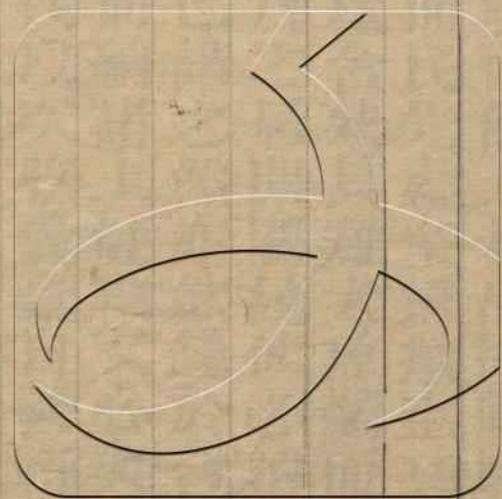
有緩急民且爭相資助如三輔之輸租於兒寬山陰之送錢於劉寵何貧乏虧空之患之有舍此不務而以餓豺苛虎爲長技轉相仿效罪浮於盜賊孽遺於子孫然而郵郵殘破戶戶顛連弱者轉於溝壑壯者驅之菴苻吾恐喪軀隕世降一夫之禍細而交讎激亂釀一方之禍鉅也

獄事凡六則其總序云凡泉民械鬪先期必有鄉之桀惡能把持其衆者按戶派銀派丁銀以資食用丁以助攻鬪其家無壯丁及有壯丁而不任鬪者必加派之銀及鬪則刀鎌棒銃之具悉陳兩地殺傷略相當斃則各斂其尸或生擒其人以去割斫焚燒瘞之坑棄之水尸滅不可獲甚者男婦過其境則汚之戕之或繫之使贖然往往不以聞於官以官不足治其獄也其訟於官者率鄉之奸宄與訟

師比舍兇手而羅織富者無得脫令乃集民壯鄉勇徒役近數百人或百餘人若出師狀馳詣其所捕捉尙恐不勝則以兵從而民先盡室遠遁空其廬令與兵役至索人不得則焚其屋舍殃其雞犬魚爛而未已於是健役與鄉之奸宄數人爲之居閒關說使必納賄以解其富而無辜者懼禍不得已諾之然亦歛錢於合族乃集既成言官使健役等往歛而納諸上健役又必與居閒者俱恫喝蹂踐民毒痛焉健役以次收囊囊自營將縣宰以逮閭人僉從胥役廝養輿皂之徒咸中飽然後獄事頗釋其所斃之家則鄉人自以賂籍之其殺人之犯則賂無賴代死謂之頂兇而正兇卒不出然其事往往卽健役等爲之謀主苟有所乾沒頂兇之錢或不時給給或不足則代死者招解抵省

翻供不肯承又或訟師及族之莠民谿壑不盈則踰數年或十餘年猶唆使奔控於京師焉天子遣大臣來治獄乃息





學論上

劉開

天下人心風俗之所以轉移者無他也視學之明晦而已矣夫學者修之一室而措諸當世成於一時而應於久遠者也政治之污隆人才之升降未不自此出者也昔者明代之末天下爭爲講章語錄之學束三代兩漢之書不觀其君子以高論爲賢其庸流以道聽成習業病於空疎功廢於苟簡學術之弊甚矣然當時賢才輩出氣節功業卓越今古是何也天下之學皆以躬行實踐爲先爲士者莫不宗法程朱以砥礪於實用故學雖不博而行誼不愧古人卽私淑陽明者亦皆有奇節偉行之可稱彼其觀感之效切於稽古之功也我朝治教休明淹通宏博之士相繼而起一改前代固陋之學於易則採漢經師之遺於尙書則糾僞孔傳之失於禮

則探賈鄭之奧於春秋則破孫胡之鑿於詩則折衷小序集傳而兼核草木鳥獸蟲魚之名其用意可謂勤矣援據可謂富矣然詳於名物度數而或略於義理之是非其後嗜古者益以博爲能以多爲貴而不顧理之所安厭故而喜新以功令所載爲泛常以先儒所言爲迂濶於是獵奇好異之習興而躬修心得屏而不論因之以進取加之以希時紛華奪其外利欲亂其中而所謂學術者不可言矣是以人才衰敝不克振起習俗日以浮薄天下之士能取科第者足以爲才矣而不通治術無傷也有多聞博辨者足以稱賢矣而立身之有虧無損也驟而語以忠信廉節之士則驚愕而不欲聞詢以家國天下治安之計則茫無一得是非智量之果不如昔也其病起於學之不明而士不以躬行實踐爲事也夫不以

躬行實踐爲事則名節不足重而道德文章功業舉皆爲無用之具而可以不必致力惟取利祿之便於身而已此乃學之所以壞也世風之難淳未必不由此也夫所取於學古有獲者爲能多識前言往行以淑其躬也今之君子不師古人之言行而惟剽竊是從排擊是務夫道無不在漢宋儒者之言皆各有所宜不可偏廢也而程朱所以爲後世宗者以其所嚴辨者皆綱常名教之大禮義廉恥之防是非得失之介可以激發心志品節性情所係於日用出處者甚切故國家禮之重之布其說於甲令以扶植世道綱紀人倫今也寸長之人皆厭薄程朱而口不稱豈朝廷所以崇學教士之意乎且世之言漢學者皆宗康成矣康成德足以長人智足以避亂節足以勵俗彼之所知也不慕其名德而但取其記誦

之精此可爲善學康成者乎且朱子之與康成固異世相需者也有得於先聖之微言者不可遺前代之禮制有識量之淵雅者不可無道義之權衡二者恆相需爲用今不各從其善而徒挾門戶之私是所爭者小而所失者大也夫勤搜廣采之有功不如從容涵濡之所得爲多也異文軼字之資人者淺不如流風遺韻之入人者深也故趙岐以季札諸賢爲準程而所成不朽韓愈取法於孟子而爲百世師夫以先儒爲不必法者其志行必不能越乎流俗也志行不越乎流俗則學爲無用措諸當世不足以濟人應於久遠反足以壞俗而君相何以收得人之效哉吾願天下有風教之責者考政治污隆之由察人才升降之故而以學爲急焉略明代學士之失而取其行師 國初君子之善而鑑其弊則人心風俗之所以轉移者未嘗不有賴也

學論中

劉開

士溺於習久矣正學之難明如此苟有君子出而救之將屏棄諸說而專以義理之言教天下乎是又不然夫作始者必慮其終矯枉者無過於直漢學未嘗無裨於人也惟自矜其博而盡委宋儒一代之書棄之不觀所以成末流之習而決裂古先之訓也善治天下者去其已甚而不必盡事更張善論學者本於至公而不必盡同已見擇善而從使不善者歸於善而已矣夫吾之所以尊師程朱者非黨於宋也爲其所論者大所持者正切於民彝而裨於實修可以維持風教於不墜也其兼取漢儒而不欲偏廢者非悅其博也將用以參考異同證明得失可以羽翼夫聖道也今欲挽頽波而敦名

節以義理是非摩厲天下則宋儒之說不可易矣設因此而遂斥漢學以爲無用豈所謂善變舊俗者乎夫國初諸賢惟力矯明代之弊故推崇漢儒以爲讀書稽古者勸非敢有意薄宋賢也而沿其習者日新月盛遂至輕議程朱議之不己遂至攻擊夫攻擊已非後學所宜也然其所議者猶在典章名物之細此固非宋人之專長而程朱所不暇致力者也猶可爲彼恕也其後詆程朱者乃并及所論之義理夫義理乃宋儒之所獨精攻其短而并沒其長豈非昧直道之公而過爲已甚之言乎無惑乎士心不服而潛心好古之儒莫不發憤太息思攘臂而爭之也今天下亦悟宋學之宜遵矣亦知義理是非之切於用矣而風氣不能遂變者以當世無倡之者也人心同然之理鬱而未發苟在上之君子有以倡之

則應之者必衆化之者必速士習可以振而禮教可以興此非徒士類之幸誠國家之福也然吾恐矯枉過直者將因世儒之失而并欲委棄漢儒之書則又因咽而廢食也夫因咽廢食非達人之通見也然而不能免者理有以信其然勢有所必至也矯明代空疎之習者其流必以宋賢爲非矯近代繁碎之學者其流必將以漢儒爲陋此偏勝之弊非可以力解也爲治者不失之因循則傷於急切見其利而遺其害此政術之通患也講道藝者此重則彼輕此入則彼出救其已然而弊卽生於未然此學術之通患也惟天下明哲之君子爲能酌輕重之宜權古今之變當其移風易俗之時善取其可繼過去其太甚要使道術明於天下而治與學皆歸有濟而已夫宋之與漢也其學固有大小緩急之殊也其交相爲

用一也合之則兩得離之則兩失有大賢者出兼漢宋之長而折衷於孔孟不快一時之論而先百年之憂取漢儒之博而去其支離取宋賢之通而去其疎略本之以躬行導之以惻怛論篤而心公然後衆議可得而定積學不至於偏不然則漢宋之學且迭爲盛衰而言義理考證者其相爭必至數百年而不能已也夫事得其中而後可以杜天下之弊論得其平而後可以息天下之爭是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也已

學論下

劉開

漢宋之學既不可偏廢而輕重先後之差學者所以致力可得聞乎夫學者所以學爲人也故曰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必明於倫紀之訓身心之則始能踐義理之安宋儒之學一以是爲宗此初學之所宜急也先其大者急者以立

其本然後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庶無忝乎爲人而漢儒之博聞強記則多識之功也其能兼治漢學者可以爲通儒其不能多識者亦不失爲正士此宋儒之所以異於漢而後先輕重不辨自見矣且夫君子之學知法孔氏而已何漢宋之有哉學之判爲漢宋也自近世之人名之也門戶之見執而不能化也然其弊古亦有之矣蓋孔子之後儒分爲三源一而支派殊也而惟曾氏之傳得其正故學惟求其是耳其源流之分合同異不必論也夫道至孔子備矣然韓愈之求孔氏也於孟子始後儒之求孔氏也於朱子始夫學孟子則誠得矣然孔孟之旨至程朱而始明其要歸學問之事至程朱而曲盡其纖悉故有志孔孟者不能不階於宋儒非以程朱爲極則也程朱之生也近其始末易詳其言委曲明暢而易曉

而孔子之道則如天地之運用而無迹也孟子之學如江河之浩博而無涯也學者驟窺焉而不知所措舍程朱之言則無以施其用力之方而得所從入之徑此前代所以奉爲標準也然使終其身於宋儒之說而不能上會聖人之微意則又非古人徒義之學蓋宋儒四子之功深於窮經朱子之於經各有發明而其精力則萃於集注也程子之易傳取義至精而他經則未遑成書也故宋儒之明大義闡微言開迪後學其識宏矣而聖經之蘊奧則不敢自謂能盡也夫經之深不可窮矣猶海之無盡藏也爲宋學者徒守五子之書而不知專力於全經其所造何能遠乎且程朱弱冠之時卽銳志學聖人者也學聖人不至而始成爲鉅儒學程朱不至則爲明代之儒者而已矣夫漢唐之際宋儒之學未出也而漢之

明禮制者則有賈生述王道者則有董子唐之倡絕學者則有韓退之是皆不愧聖人之徒也自宋儒表章聖學人才雖盛求有如賈董韓退之其人者終不可得此無他也賈董諸君生於聖學湮晦之時研窮六經推本三代以一人而盡古聖賢之言行以畜其德故其所成者大元明諸儒承是非大明之後舉天下而惟一賢人之言是遵是以所見不宏積不厚而業不能更進於古也夫聖無過孔子矣孔子言必稱先王自稱爲好古敏求又曰述而不作聖人之師古如此其勤也夫學孔子而不統觀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迹則祖述憲章之功不見而夫子所以能成其聖者且不能知而况學宋儒乎夫惟不囿於宋儒而後可僅爲宋儒然此但可爲中人以上言之也是故天下魁傑之士不希迹聖道則已苟從

事於此始焉不取法程朱則無以為進德之基終焉不驗以古聖之行則無以日新其德夫天下之事萬變不齊也人之情亦百出不窮也宋儒執一定之義以繩天下而不知變通之用是可與立未可與權也夫程朱有功孔子者也而衡以孔氏之意則其不合者尙多焉而僅以博聞強記自命漢學者其於為學之輕重先後且未能別而遂可謂服孔子之教者乎

持盈論

劉開

盛則必衰滿則必虧天下莫不同之即君子之道亦不免也名節盛而黨錮之禍興道學盛而偽學之禁起物忌太盛非徒世運之咎也積財踰萬而盜窺焉積書踰萬而火敗焉天非不知積書之愈於積財也而災即隨之者數不可盈也夫

天之惡盈也甚於其惡不善也人之惡滿也甚於其惡不義也齊桓公以義會葵邱而叛者九國以其矜也王莽之包藏禍心而始皆悅之者以其下人也夫天道之於人情亦不甚相遠矣高者抑之卑者揚之一定而不可易善則福惡則禍理之宜然者也善有時而禍惡有時而福數之適然者也虛則無不福滿則無不禍理數之皆然者也理不可過數不可極無論善惡自損者益伊古迄今百不失一有盛即有衰有喜即有戚君子小人迭為禍福聖賢知其如此故應天不以樂而以懼接人不徒愛而加以敬柔能克剛弱能勝強是以積微而彰持盈戒滿為道紀綱非惟聖賢為然也雖天地亦不敢自處於盈焉非天地之力有不敢也道固如此天地不能違也是故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日中必昃月盈必虧

春夏生長秋冬斂藏四時且有退位也飄風不終日急雨不終朝風雨且不敢過常也夫天地日月四時風雨所不能者而人敢居之乎夫舜之五臣子孫皆有天下以其功德之及於民者鉅也天之篤生孔子其前世之德必遠倍夫諸聖人之積累矣而孟僖子所稱者不過曰恭夫恭者道之所與天之所佑神之所福也而從事君子之學者可以察盛衰盈虧之故而不必徒以善惡論天道矣

貴齒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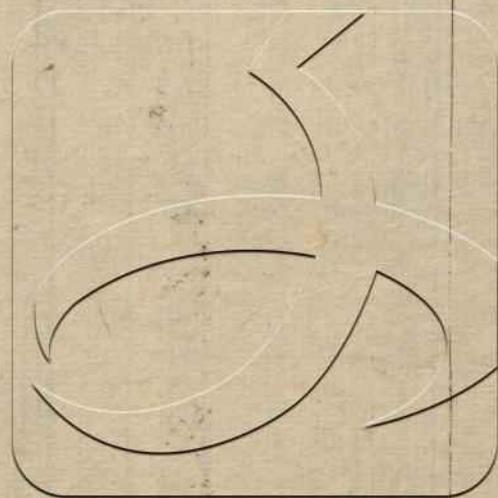
劉開

古之時天下無生而即貴者也故雖天子之元子亦比於士當其入學必與衆齒焉所以明有尊也天下無生而終賤者也故雖在庶人年踰八十以上天子必加禮焉所以明有敬也尊齒敬老之義始於朝廷及乎天下罔不同之自三代以

來未之有易也今世人情之賤老而貴少者何也新進之人多速成之念重學不以序而名可倖得此所以鄙老而無用而輕視齒也班固有言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用力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使之優游其心志以漸通夫修己治人之道也故當其未出之時而所以開濟民物之理已講之熟矣及至四十道明而德立乃可以仕至於五十更事既多乃可以服官政夫仕不必盡待四十服政不必盡待五十然而以是爲斷者豈非養恬靜之風杜浮競之習哉且古人三十而通五經學既成矣必遲之十年而始責以仕蓋欲以漸摩夫學問諳練夫時事且欲以涵養其性情增益其智識也是以出而圖君措之裕如澤加於生民功垂於方策後世學務早達束髮成童即期以富貴所尙者非通經也應

舉之文也所求者非致用也干祿之術也終身出處之事而旦夕圖之賢者不能寬以歲月以深其稽古之功愚者無所勞其心思而皆有驟獲之意一旦得志授之以政無怪其不知所措矣學之出於鹵莽治之所以敗壞豈不由此是以舉世紛擾澆薄成習士競急於利祿年甫踰三十而不登第者則咸有不遇之感遲暮之悲嗟乎亦知古人是時尙未敢言仕耶夫昔之以衰老爲懼者恐其德不加修而行不能力也後人以衰老爲懼者其未達則歎進取之無望其既達則恐豪華之難久也故世有宿儒者彥學行重於一時而後生初學輒輕侮之而不爲加敬而其人亦自傷朽鈍無復毅然之氣此何故也古之人以其身爲仁義道德之身年彌高則識彌進而令聞日隆故天下皆以齒爲貴後之人以其身爲聲

色貨利之身年愈衰則力愈耗而不能有爲故天下遂以齒爲賤也夫齒者先王所以尊之敬之而不敢忽者也國家優老之典未嘗不隆也而世情以早達爲重馴致其習以致厭棄老成三代如彼而貴後世如此而賤可以觀人心之變矣



然明欲毀鄉校論

王慶麟

秦人之絕學也無惑也我論世至春秋於鄭人欲毀鄉校事
作而歎曰嗟乎人心之死也久矣燔詩書坑學士此其兆乎
蓋自王迹既熄天王綴旒依古極亂之世未有過於春秋者
弑奪蒸報兇殘頑暴之徒駢趾而立倘使周不封建無并吞
攻伐之事以牽其勢則崛起而作難者鄭寤生楚熊虔宋茲
父晉州蒲輩之滅絕人理即秦皇無以過也其燔詩書坑學
士決也志不能壹則惡名不欲獨受帝者即不足令天下猶
欲借虛文以恫喝宇下小侯其後即裂爲七國尙未能決然
爲之也究其深曠蹙弱於詩書學士而欲去之爲快者人有
同心而發之不能驟去之有同心故天下日益擾攘相視而
不能驟發故日相尋於變故而支拄猶二三百而封建廢

矣秦皇帝以一人鞭笞六合卽決然爲之矣夫自春秋入戰國由戰國而爲秦無一日而非燔詩書坑學士之日也獨秦皇決然而燔之而坑之其決然而燔之而坑之者實有見夫詩書學士之無用已久祇足以牽掣政權又並立者無人無事以虛文恫喝其事固春秋以來勢之所極而其心卽鄭人欲毀鄉校之心也且夫學之不可去惟三代盛王乃有以知其意以是安天下之性命而固百姓之心氣孔孟欲振之而厄於天相搏相噬以待秦皇帝決然去之而大創之子產曰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二世而蹶焉仆矣嗚呼學果可去乎哉

王安石蘇洵

王慶麟

士有不幸而得志者王安石是也士有幸而不得志者蘇洵

是也安石志行皎潔根本盛大言事書及諸劄子言言經術非洵所能及諸新法皆先王舊章得人以行之實足救世而當日在朝諸臣才之大實未有對安石者故卒爲小人所乘身名俱裂向使衰書以老後之學者宗仰遺文有不歛歎歎息於宋室之不幸不得斯人爲救時之相乎嘉祐初洵出山以干諸公歐陽修曾鞏輩皆有虎帥以聽之意惟安石薄之曰此戰國之文耳余讀其書尙威而輕言戰幸而其言不讎設朝廷以後之用安石者洵吾知變速而禍大後世之詬誶當有甚於安石者洵著辨姦世驚其智余獨非之夫以衍杞方安石亦可謂儼不於倫矣究其所爲姦者不過曰面垢不洗衣垢不澣衣巨盧之衣食犬彘之食耳今夫獲巨盜者必得贓證迺可具獄未有縣決其後日之將爲盜而先窮鞫

之者也安石刻勵清苦本諸性生若欲以囚首喪面者指為
 悅人而肆其姦而與自宮之豎刁殺子之易牙同律而科臯
 不亦怪乎洵特挾私憾而妄言之不自意妄言而真中也後
 蘇軾在朝力詆伊川之姦蓋襲其父之故智以倖一中而竟
 不中也是蘇氏之家學也或曰然則安石賢乎曰安石信古
 而不通今即洵亦賢者也其學通今而不師古兩賢一用一
 不用千載身名判若薰蕕烏虺後之人有過於兩賢之學始
 可以得志不得志為忻戚也

原人

管同

天形於上日星繫焉地形乎下山澤附焉人形乎中而禽獸
 與分處焉人之異於禽獸也豈不微哉雖然禽獸不可謂人
 猶日星不可謂天山澤不可謂地也是何也曰彼得其偏此
 得其全也天之生物也狐能首邱近乎仁犬能識主近乎義
 其所能者一德而已而仁義禮智人生而并具焉其性也不
 既全乎蠶蟻但知有君臣豺獾但知有父子其所知者一倫
 而已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人生而并明焉其道也不又全
 乎惟性之全與道之全故人之微屹然立乎三才之位古之
 人有言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君子以為豈徒異
 哉夫人之尊蓋直與天地埒矣烏之有鳳獸之有麟也譬諸
 天之景星地之醴泉也貴誠貴矣然其歸終不可以當天地

惟人之生有天之量有地之體其身雖域乎天地之中而其道足樹乎天地之表天地不能統而人甘自棄焉以自儕於禽獸豈不哀哉聖人之德與天地參而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人之身皆可以參天地也參天地斯爲人無已則勉爲景星醴泉焉猶不失爲麟鳳也下此則羣凡禽獸而已夫人也奈何以參天地之身而甘爲禽獸也哉

原災

管同

古初之天如嬰孩虞周如少壯自漢迄今爲衰後此爲耄何由知之由災異知之何由災異知之由災異之多寡知之也古者聖人在位視災異之來其德加修其刑加慎撤音樂而裁膳食玉帛犧牲祈禱相望儒者之說曰國有失道則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聖人知夫災不虛生而欲以弭其變也是以

兢兢深自省爾然以吾考之春秋時二百四十二年山崩者二漢文帝時同日崩者二十有九春秋大水者九東漢一月之間郡國大水者八春秋日食三十有六唐三百年而日食過百夫漢唐之禍亂豈能有甚於春秋哉何在春秋則亂已極而災少而在漢唐則亂未極而災多古之天嬰孩少壯也其氣麗其力厚其筋骨堅凝而豐潤聲色寒暑之交傷未足以成劇病漢以後衰矣其氣微而力薄其筋緩而骨虛盡調劑以輔之猶慮不勝稍不謹焉則百病叢生而不可復治聖人曰天之病衰爲之也天之衰人致之也世不有耄耋期頤康強而無疾病者乎當吾世而使天至於斯誰之咎也是故值天之衰愈恐懼修省而不敢失道夫豈敢曰此定數也於我無關與

原鬼

管同

魂也者附乎人者也鬼也者離乎人而魂之變也附乎人則雖有而不可知其為有離乎人則雖謂無也而不可徑以為無草木之有煙也如之以斧而不獲析之為薪而不獲及其火為灰炭而煙斯出焉謂草木有煙孰信謂煙不出於草木雖童子亦知其不然矣通乎此者其知人鬼之說乎晉阮氏之言曰無鬼唐韓氏之言曰鬼無聲無形無氣是二者以為闕所不知不言怪異則可矣非篤論也晉文公之死也出絳而柩有聲如牛鬼豈無聲齊彭生之死也托形於豕人立而啼鬼豈無形周杜伯之死也服衣冠挾弓矢射王於鄩中心而殂鬼豈無氣且世豈無鬼吾故曰二子之言非篤論也有天地之鬼焉有人死之鬼焉視不見而聽不聞者天地之鬼

也陰氣之常流者也視或見而聽或聞者人死之鬼也魂氣之未消者也魂所變當名神君子謂必聰明正直者然後可為神則鬼之而已矣是故韓氏之原也得其半而左墨之所記也不皆誣雖然煙之積也一瞬而散未見其為他物也匹夫匹婦之鬼其勢且不能以久存而莊列之言曰吾惡知死於此者之不生於彼乎釋氏因之遂有輪迴之說信斯言也則吾不能知矣

原雷

管同

雷之象在易為震震之用主於動萬物故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焉故雷也者所以致物於生而非所以致物於死也然則雷之擊物何與震之發其端為怒怒而散則觸之者生故雷雨並作其於卦也為解解之象君子以赦過宥罪怒

而積則觸之者死故雷電皆至其於卦也爲豐豐之象君子以折獄致刑雖然取義則然耳雷電之擊物豈真有所獄刑哉謂雷電之擊爲真有所獄刑者則雷雨作而果草甲坼其爲赦宥也何居焉世之言者皆曰雷擊惡又曰雷誅隱慝是二者皆偶然而非雷之專用也天之於人福善禍淫總其大綱焉斯已矣烏能侵人事而代之用刑乎吾故曰皆偶然非其專用震爲怒雷稟焉以其怒也則所擊宜其所當擊故雷之震或果爲惡人焉震爲決躁雷又兼焉以其決躁也則所擊不必其所當擊故雷之震或鄉氓或牛畜或草木無知之物焉巧乎其相遭猝乎其不及避焉爾春秋書震夷伯之廟記異而已傳附會而以爲罪之故范甯深譏焉曰左氏失也

原僊

管同

世有僊乎君子所不言世無僊乎愚人所不決然則孰爲信曰有僊爲信信之者何曰信吾所信非信愚人之所信也國祚之長短聽乎天者也而聖人者力且能祈天永命故周家卜年七百其終卒過乎其歷焉知此則人之爲僊夫何足異人之生同具有精神同具有筋骨衆人者聲色剝其外貨利伐其中金石之質亦將從而銷壞矣於此有人焉不搖其精不撼其神去聲色而屏貨利以求延壽而益齡彼誠逆天天亦胡爲而必殺之哉然則世所云僊其爲說誠荒且誕而至於棲形山谷之中息影風壑之外身不死而體常存古今來未嘗無是人也夫何足異雖然衆人之信矜其智吾之信憫其愚捐妻子而背君親失人之義棄功名而屏富貴失人之

利義利交失則無人理以是爲僊亦何樂而必爲之昔舜之時鳳皇來儀及有周而再鳴岐山鳳之壽不知其奚若也而孔子之世西狩獲麟且一出而死於世人之手何年壽之足言然至今言鳳麟者以爲奇祥異瑞而狐以盜精而長存熊以引氣而久壽世並指爲妖怪焉聖人者盡其道而必死死而不死也鳳麟也僊人者愛其年而不死不死而死也熊狐之妖怪而已矣夫何足異

性說三首

管同

人之靈曰心而頭足耳目與物無殊也心之靈曰性而知覺運動與物雖殊而未甚殊也雖然以心之靈而佐其知覺運動其知覺運動豈凡物之所能如哉故率性而修則人之善可以至乎聖人悖性而用則人之惡可以加乎猛獸猛獸也聖人也視吾身之率性不耳嗚呼吾人也而惡加猛獸吾能無惕與故爲人而不知治心則固非所以爲人矣治心而不知率性則亦非所以治心矣

人之性善乎惡乎抑善惡混乎曰性善何以言之曰忠孝者性之大端也其具於性也不必觀之忠臣孝子也觀之常人則固可見矣其具於性也且不必觀之常人也觀之亂臣賊子則益可見矣衛甯殖之將死也自謂得罪於君屬其子以必納獻公宋元凶劾之誅也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胡爲見哭是二人者何以有是言哉人將死則本性明本性明則悔恨而自知其惡是以其言如是焉爾甚矣人之性善也如曰性惡則二人者極於惡而不當復悟如曰性善惡混則二人者混於惡而不當復明今皆不然甚矣人之性善也雖

然能率其性則孝子忠臣不率其性則所爲至於悖逆嗚呼可懼也哉

嬰兒無知戀其生母性之善不可見乎或曰戀生母者戀其乳焉爾如使易人而乳焉則彼且舍母而戀其乳我之人是欲也而可謂善與君子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彼乳我而我戀焉是施報之道也施報也者忠與孝所由生也使聖人爲嬰兒則固第戀生母而不以乳異以乳異者其次也雖然其次也亦善也而奈何謂之欲與

永命

管同

國祚之修短孰爲之曰數爲之數爲之則聖人何以動責人君曰修短者數也治則修亂則短者理也數定於先而理遷於後未有政亂而其祚終修者未有政治而其祚終短者天

之大權莫加乎數惟人君能以理勝焉政亂矣而數終修則天爲不明政治矣而數終短則天爲不公雖然吾曩有疑焉今夫開國之初後嗣之賢愚渺焉莫定彼其爲治爲亂初不可知也然而精於數者輒能推及其所終若燭照鑑察語無不驗此何故也哉宋非高宗不棄汴遷杭而國終闕廣明非萬厯且繼以天啟祚亦不斬於子孫然當時若陳搏劉基則已併其地而言之若見亦何奇也豈國家之興衰真定數而不可易移耶將人君之圖治肆亂亦應數而然而莫可自主耶何以云然而果見其然也嗟夫三代以上君多賢聖故人

年而未止宋明之先其開國既非文武之忠厚而其後君無成康臣無周召此所以天數一定而毫髮不可復移耳故周人之卒踰其數是周人之不爲數限也宋明之卒如其數是宋明之自爲數拘也其理則然無足怪者不然豈陳搏劉基之學過於周公而天數亦有時而不驗哉祖己之告高宗曰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召公之告成王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使天不可祈而命不可永則祖己召公之說爲怪誕而欺君夫三代以上數不勝理故言數者希三代以下理不勝數故識緯圖錄言數之書遂紛出而多奇驗焉置今書於古之世皆不驗之言也世不知此乃以左氏卜年之說爲權辭不足信夫左氏言卜年苟不可信則祖己召公言永命者先不可信也祖己召公言永命者不可信而獨

信言定數者之陳搏劉基則是陳搏劉基之學又能過於祖己召公耶

說士二首

管同

今之士不外乎三等上者爲詩文次者取科第下者營貨財爲詩文者獵古人之辭華而學聖希賢無其志也取科第者志一身之富貴而尊主庇民建立功業無其心也至若營貨財則輕者兼商重者兼吏甚者導爭訟事欺詐挾制官府武斷鄉曲民之畏之若虎狼毒螫歷觀史傳以來士習之衰未有甚於今日者也論者憫焉或曰教之無其具也或曰養先於教今士無以養雖善教若之何是二者皆得其一端而未知其本原今夫士之爲物也其名甚貴而其品甚尊其名貴則其實不得以多其品尊則其選不可以濫三代以前茲不

具論考諸漢史太學之士及所謂郡文學博士弟子員者合海內而計之其爲人蓋無幾是以士風之美莫如漢世至唐太宗增廣生員沿及宋元其人益衆循至有明遂開以貲入監之例迄今日而府州縣學開歲所入少者十餘人多者至二三十人蓋不待十年而一縣之號稱爲士者數百十人矣嗚呼何其多也山有金木有珠其爲物不可卒致也逐日而取之定數而求之不問精粗不論真僞則砂石之來必百倍於金玉今取士者開歲之閒一縣輒增數十夫一縣之大安得閒歲輒有數十人足以當士名而無慙士品者上昧昧而求之則下混混而應之士之所以雜出不倫無所不至者由此故也而世之人不深維其原本輒切齒痛恨歸咎於士習之衰嗚呼取砂石以爲金珠不中用則曰金珠非寶彼金珠

其負屈矣取非類以當眞士旣爲惡則曰士習之衰彼眞士抑含冤矣故爲今之計莫若寡取士裁其額遠其期使一學不過數十人則士尊貴而其風必變士風變而益於國家者多矣古之名臣有言曰願陛下十年不行科舉則天下太平曩嘗疑其過言以今思之蓋信或曰今取士者考之以無用之言定之於一日之際雖裁其額而遠其期彼賢不肖亦何由知耶應之曰誠不敢知也雖然有國家者多獲一賢不若少收一不肖故取士者與其廣額而賢不肖之皆多不若減額而賢不肖之皆少

廣士之額不惟多收不肖而教養皆虛滅士之額不惟少收不肖而教養皆實教之虛實愚當別論請先以養言之今夫爲士之法不可商不可吏不可爭訟欺詐挾制官府武斷鄉

曲然則爲士者舍童子之師蓋無可爲者乎童子之師一縣至數千有非士而爲之者有士爲之而不足自給者然則爲士者將使閉門而凍餓乎士固有守死之道而聖王不以守死責人且守死者可以得之賢人而不可得之中材以下之人國家知之是以養士之法有廩膳有學租有書院之膏火恩德至渥不可復議而天下之士則猶汲汲營貨財無所不可如前之論若是者何哉曰人衆故也一縣之士得廩膳學租者二十人得書院膏火者七八十人合之僅及百人而號爲士者多至千人彼百人或生矣而八九百人者何以自給孟子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矣今之諸生號稱爲士而其實十九皆民耳而使無恆產以自給是以輕者兼商重

者兼吏甚者導爭訟事欺詐挾制官府武斷鄉曲放僻邪侈一如孟子之論也嗚呼分五人之食以飼十人而十人皆餓不若減去五人而使五人皆得飽廩膳膏火學租之屬養千人數百人則不徧併而養數十人則可當中人之產也然則養士者與其廣額而人人使不足不若減額而人人使有餘人人使有餘斯養歸其實可以責其不爲非矣周之時士有士田蓋盡人而養之故其時士貴而多賢至於戰國而士有無恆產者縱橫捭闔之流遂益起而不可復禁孟子以爲有恆心者指其賢者言之耳沿及後世士額益多則擇人而養夫擇人而養不惟無以敦士風而實足以壞士習蓋宋胡瑗在太學舊制士每月有試瑗曰學校禮讓之地而月使之爭非所以成就人才也於是改試爲課更不差別高下有不孕

國朝文錄卷之十一終
教者召而教之而已夫有試猶恐其爭况於廩膳膏火或予或不子而使之爭利乎哉鄧志宏言崇甯以來蔡京羣天下學者納之黌舍校其文藝等爲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差旌別人材止付於魚肉銖兩開學者不以爲羞且逐逐焉貪之學校之壞自崇甯始嗚呼是法也蔡京爲之也

國朝文錄卷之十一終

國朝文錄卷之十二

論辨類十二

因時論一 論用人

吳鉉

恭儉之名甚美也巧用之則爲鄙者忠厚之名甚美也巧用之則爲縱弛醇謹之名甚美也巧用之則爲異奕人主不知人而羣臣皆飾行以自雕琢飾行以自雕琢而羣臣之情不實羣臣之情不實而朝廷之上虛無人焉非真無人也君與人交相欺而不自知揜其不善以著其善者久之善者著而不善者匿矣竊其近似以冒其真者久之真者冒而近似者泯矣問其名則曰恭儉也忠厚也醇謹也攷其實則爲鄙吝縱弛異奕此人品之所以不端而朝廷所以虛無人也推其故則有三焉人臣欲要其君以求幸故爲小忠小信以自結

人主因而愛之必且以事誣上則羣臣得以制其上也是謂以事相欺以事相欺而詐僞之徒進矣人臣欲有所言於上而恐其不信也匿其事而假他故以成其所不言人主不知而信之則壅於言而受其劫是謂以言相欺以言相欺而游說之徒進矣人主好大功以自矜則爲臣者因小功而增飾之積微成鉅積除成乘人主從而多其功則功不當名害甚於有功是謂以功相欺以功相欺而貪功冒能之徒進矣人臣挾此三欺之術又假夫恭儉忠厚醇謹之名以爲之主人主烏乎知之人主不知而幸之故得以制其國羣臣皆畏其威不敢有所言此人品之所以不端而朝廷所以虛無人也然猶有本焉與人主同愛憎之謂也愛憎同則人主所好者吾從而是之人主所惡者吾從而非之上意所向雖有罪不

誅上意所憎雖貴近元勳必犯人主樂其從已而莫予違也乃因而信之由是而行其三欺之術人主乃以向之言合已之意遂深信而不疑焉而不自知其言之欺也雖有忠直之士不畏其威而直言於上亦無如何此人品之所以不端而朝廷之所以虛無人也然則將何以矯之曰在於知人而已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知人且爲帝所難况中主哉人君用之安能盡舉其賢者而用之則不能不有所擇擇之既精然後就其所知而用之可也由是以賞罰佐知人之不能及韓非子曰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於有罪者也人主恐知人之有所未盡因定賞罰以參攷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功大而罪小則賞賞其功而不計其罪功小而罪大則罰罰

其罪而兼計其功功罪兩相當者不論如是則賞罰之分明而用人之道盡矣

因時論二 論進退

吳 鉉

進退者人主所以養羣臣之廉恥而羣臣所以自全其廉恥者也古之君子難進而易退難進之道有三時未至而安之一也度已所不能而辭之二也已雖能是必辭之而後受三也易退之道有四禮貌未衰則就之及其衰也則退一也言而見信則就之及其疑也則退二也論大事不用則假小事而行三也爲內職不用則乞外職而出四也進不爲貪位退不爲曠官爲臣子者豈顧必於如是哉然而卒如是者何也則固以自全其廉恥也爲人主者豈必聽其如是哉然而卒聽之者何也則固以養羣臣之廉恥也不惑所以爲知不爭

所以爲仁知恥所以爲勇善讓所以爲禮合而言之義也一舉而五善備焉進退之所係誠重矣後世不知此義故易進而難退爲人主者必將曰是固吾所參養者也吾有所授於爾爾當受命惟謹其有讓者不以爲沽名則以爲規避矣爲人主者又將曰是固吾所奴隸者也吾有所授於爾爾當受命惟謹其有退者不以爲怨望則以爲懼禍矣爲臣子者因進退之不自主而幸其足以保位也亦曰吾固君所參養與奴隸者也進退之固當受命惟謹其有讓且退者不以爲矯異則以爲虛僞矣且夫愚者不察進退之宜動挾浮沈苟安之習自失其廉恥無復向者五善之美又妄訛廉恥之士爲不識時務嗚呼其亦過矣夫進退之分易明也廉恥之心人所自有也然而卒如是者何也時爲之也惟豪傑之士爲能

不拘乎時而自守其介然之節其他皆與時爲進退而已其所積漸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曰桀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知此則可謂大臣矣

因時論三論諫官

吳鉞

諫官之職莫善乎言人主之得失大臣之得失次之政事之得失又次之最下則敷陳瑣屑辨析毫黍而已夫人情孰不就安全而避危禍御史職甚卑以新進而兼疏遠孤無黨又所言與人主之意相反也足以生其愧而犯其忌且近於彰主之過焉夫以小臣而與君爭則危以新進而與故舊爭則危以疏遠而與親近爭則危以孤臣而與朋黨爭則危以相反之意匡拂人主則危積愧而成憎則危積忌而成怒則危

彰君之過而自居其名則危爲諫官者挾此八危之勢直言人主與大臣之得失而進其苦口之言將何以勝而人主與大臣將起而與諫官角言之而切則以爲激訐言之而不切則以爲虛浮其可以罪去者則以危法中之其不可以罪去者則以閒散置之如是則忠直之士不能容於時矣爲諫官者知忠直之不能容於時也將曰我而言人主之失以求免於危是猶以矛刺盾也必無冀矣我而言大臣之失以求免於危是猶以耳求食也愈無冀矣惴惴焉懼八危之及於其身而又恐天下以不言責之也故敷陳瑣屑辨析毫黍以塞其責而已蘇明允曰末世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閒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不諫之刑缺然苟增其所有有所無則諛者直

倭者忠况忠直者乎如是則必善用其罰矣然而用不諫之罰猶且言之而仍無益於國者何也則以敷陳瑣屑辨析毫黍故也上之人固重其罰而使之言矣然而上之所罰者不言也而爲諫臣者則卽以言避之也上之旣不能體朝廷求言之意下之復不能使天下國家獲言之用徒因仍其故以求免乎不言之罰至人主欲以言責之而彼猶得以自解夫是乃明允之所不及料也嗚呼巧矣

因時論四 論科舉

吳 鉉

自國家以科舉取士而天下之人才不足非才之不足也歐天下之人才而羣歸於無益之文辭也夫文辭者固無益於天下國家之用也今乃以之取士而天下之人皆羣然趨之高者好爲章句講說以自明其旨次者求工於文辭以爲能

最下則襲取於文辭以求倖獲而已雖窮老盡氣於學之中而仍無益於天下國家之用則取之不以其道又困苦而摧折之使不得成其材何也古昔帝王用人之法因其所知而使之未嘗強以其所不知因其所能而用之未嘗強以其所不能禹能治水爲百揆棄能播百穀爲后稷契能敷五教爲司徒擇其材能任天下者使之治天下又擇其材能任一國者使之治一國又擇其材能任一鄉一邑者使之爲一鄉一邑之事夫是以上下各得其職也後世攷試之法舉於鄉則謂之舉人舉於禮部則謂之進士自是而朝考而殿試高第得人翰林爲清品次則歸諸六部又其次爲縣令若是者非關乎政治之得失則係乎民社之安危非可求方郅而爲之憑虛策而理之也夫人苟專力於天下國家之用其材又各

有能有不能不可以程度累黍計今乃使之終身於文辭章句之閒精力疲敝所得又無幾幸而得舉卒然臨之以政治民社則茫然不解爲何物將奚以成天下之材乎所舉非所用所用非所舉如是而欲天下之治不可得也唐以詩賦宋以策論明以經義事各不同然歷千百年之久又其閒非無賢君哲相之生足以更化而易俗猶且出入於三者而不變夫上之取士固欲有益於天下國家之用也乃羣而歐之歸諸無用人之受於天者古厚而今薄非重督而嚴責之不足以收取士之效國家三年一大比固未嘗無幸得一二賢知之士以爲天下國家之用也然不肖者襲取乎文辭章句之閒微幸於求進而莫之能防賢知之士又或以不嫻於文辭皓首而不獲進其弊可謂甚矣予觀唐宋科舉之法不若歸於六部曰吏曰戶曰禮曰兵曰刑曰工此六者皆有益於天下國家之用也吏部主銓法不可以事試其餘五部皆有條例有故事分爲五部科以取士擇其善者各以其部選用吏部則以其中明於知人者用之如是則天下之士自少壯以至於老耳之所聞目之所見手足之所行習莫非是也舉而措之天下國家如手足耳目之運動不待喻而自無不從習故也習故事有所甚悉行有所甚便智者盡其慮而無不得愚者亦可以漸而赴爲上者又各以其職攷之明分以定位因事以程功則天下庶可治而理矣

因時論五論士

吳鉉

世之爲士者多矣要其爲學之端有二有異於儒者有同於儒者異於儒者曰黃老家刑名家法術家縱橫家陰陽家凡

爲家五孟子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此其弊也同於儒者曰道學家攷證家訓詰家文章家凡爲家四記曰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易之失賊樂之失奢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此其弊也自諸家而論之各自爲術而不相通曉可謂多矣然自一家而論之累而十累而百累而千推之以至於無算將何以定爲學之歸乎吾觀世之爲士者戢而冠正而履言堯言貌舜貌堯然自異於衆曰吾士也人亦曰彼士也士之名甚尊天下羣然爭之爭之者多宜必循乎其實矣今之爲士者不然爭乎其名棄乎其實率粉飾多誦先古之言不察治亂之原不反身心之原言無定指行無常軌無所有而掩取之者襲也不能必而冒爲之者誣也今之爲士者非襲則誣故爲之者多爲之者多

則士不足貴士之名固甚尊也至於不足貴奚賴乎士哉世人不知以爲士多則風俗盛不知此乃游民也士非游民今則爲游民矣何以言之古者士皆養於學後世士皆野處權不操諸上此一病也古者士皆以德行相高後世士率以文辭相尚難參驗此二病也古者士皆授田有常業後世士無常業以教授自給此三病也士之爲學不出於九家以九家之衆重以三病人主不加參驗而重督之故天下皆冒爲士士安得不爲游民人主取士不攷其行而試以無益之文辭文辭不足定其行故易爲冒冒之者多而士濫則爲士難幸而爲上所取率十數年得一官亦或終身不得官則爲士難終身不得官拙者不足以給身家巧者游揚聲譽謁達官貴人爲賓僚亦或不足以給身家則爲士又難三病之後益以

三難士安得不為游民然則救之如何曰使之不為游民而已矣為士者歲試於學取其明通者列上等給以餼廩餘皆罷之使各有常業因事而致其能授官而責其功賢者盡其材而課程智者救其法而澄慮如是則庶乎其可也

因時論六 論官制

吳鉉

予嘗攷古今官制有專職而誤分者有兼治而誤合者有新置而其名不經者有因故而其實已亡者頗乖違不合於理皆不漢若漢制之善在於官簡而事省任專而民近官簡則不冗事省則不煩任專則功罪皆著其實而無旁貸民近則上下皆知其隱而無遁情後世所以不如漢者其端有七焉漢有鄉亭官曰三老曰嗇夫曰游徼皆近民故得通其情於上後世鄉亭官苦官侵辱皆避免於是設坊長地保與官絕

遠而治日衰一也漢制丞治錢穀簿治文書尉治獄皆親民事助守令為治明初猶然其後皆廢為閒曹而守令以一身不能周知利病故置賓僚以自輔二也漢制守令治民惟刺史位下大夫二千石而已後世置督撫司道於守令上而守令懼掣肘不能盡其治三也漢制以鄉舉里選為官士大夫得為鄉守令故其情易知後世銓選近者數百里遠者至萬里與民絕隔無由知其利病逮其久而知之則又將遷去矣四也漢制文書稀簡守令上奏輒報聞天子受其成而已近世法漸煩輕重上下皆奉功令惟謹故事如蝟毛不可理五也漢制守令擅生殺其權重故民皆悚懼而不敢違近世行臺省權不敵漢守令守令權不敵漢戶賊曹故民易為奸六也漢時祿皆授田故官吏皆自愛不敢為非近世俸祿薄不

足自供故官吏多舞文貪墨難考究七也此漢制之所以善也誠能舉而復之則內外相維輕重相準覈實而無繆濫之弊器使而息奔競之風斯七者之弊去而百司具舉庶績咸理矣

因時論七 論律法

吳 鉉

古之立法第論其大者而損益調劑屬於人而不以著之於律後世之法論其一端推之千百端而不止論其一事推之千百事而不止論其一言推之千百言而不止畫一明備舉織委毫黍而無一不具可謂煩且重矣唐宋罷肉刑不用第事鞭扑如是則法輕矣而吾謂煩且重者何也蓋用法之具則輕而所以立法之意則煩且重也一舉手不當則有刑一舉足不當則有刑一舉耳目不當則有刑如是則民安所措

其身一人之身自耳目以至手足而入於法者十八九不獨小人君子亦有一或不當刑輒及之孔子曰君子懷刑蓋謂此也先王嚴以待天下之君子寬以待天下之小人故立法一以中人爲準今之法不論其爲何人而一以君子之道待之君子不得於什一而爲中人與小人者以什九數強天下之中人小人而俱爲君子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必不可得矣刑一人天下孰不可刑天下無不可刑之人而人皆有可刑之法從而誅之是殘也且有不

可勝誅黜者巧爲之避愚者輕爲之犯如是則天下之法不亂於避法則亂於犯法矣犯法者多不能不有所縱舍多縱舍則誅不必誅不必則法弛而民玩而法之所及者無幾矣法之煩且重也固期於必行也及其敝不至於無法不止予

謂立法惟依舊律一以中人爲準情罪俱重者仍之情罪俱輕者刪之法輕而情重者增之法重而情輕者酌之如是則法輕矣法輕則民寬民寬則誅必夫誅必非獨罰罪也又死必誅者畏懼未誅者畏懼是刑一人而一國之人皆勸也國矣爲而不治今之議者皆曰法一輕則吏易爲奸夫法煩且重則上下軒輊皆可以求諸法而無不得吏之爲奸豈必獨在法之輕也哉三代時仲春會男女奔者不禁夫死聽其嫁由今而論之則固不合於理道之言也而先王且著爲法而不改其故可思矣

因時論八

論兵民分

吳鉉

孟子曰仁者無敵自夏繼虞虞繼唐莫不皆然自殷受夏周受殷莫不皆然而攷之於三代以後則不驗漢高祖以馬上

取天下所用皆韓彭黥布諸勁將而以腐儒爲不足用卒定秦項而有之此漢以兵得天下也唐太宗起晉陽之甲南向而爭天下不數年間入關中擒王竇易若振槁此唐以兵得天下也宋太祖以點檢爲周將至陳橋兵變遂卽帝位而周無如何此宋以兵得天下也明太祖起自和滁相視兵勢動中窾會卒滅元之天下而有之此明以兵得天下也劉先主在荊州民歸之者衆卒不能支曹而求救於孫權周世宗內修政事外攻強敵爲五代令主身死未幾而國遷於宋吾嘗比而論之因以知其故焉周制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有馬四匹兵車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是爲乘馬之法是民卽兵也惟宿衛屯戍始用養兵然不多有故天下之勢不在兵而在民之歸仁也若衣服之附於身飲食之適

於口不可頃刻離上好仁則民歸之矣故天下之事如一國
 一國之事如一家一家之事如一身雖以天下王不難此所
 以無敵於天下也後世天下為家萬里同俗一起事連數十
 郡一調兵行數千里故兵皆養之於是民非兵也惟屯田
 召募始用民然不多有故天下之勢不在民而在兵兵強者
 勝反強為弱亦勝以弱制強亦勝兵眾者勝反眾為寡亦勝
 以寡制眾亦勝兵無強弱眾寡惟在其人善用之不以成法
 執不以師心構運無常會動無定軌飄忽若神莫測其自漢
 唐以降未有不由此興者若以仁治民民雖歸之而究無與
 於天下得失之數非仁之不足以定天下也患在兵與民分
 而民之勢漸趨於輕此所以不能無敵於天下也予嘗謂三
 代以下不仁足以失天下而仁不足以得天下仁足以治守

成之天下而不足以定開創之天下嗚呼世變之所極矣有
 既與為仁君者苟能不拘乎時以復乎三代之盛則幾矣

因時論九 論財用

吳 鉉

吾嘗讀太史公貨殖傳未嘗不為之喟然歎也蓋以其時不
 能淡薄甯靜無校於物之盈絀相率效淫侈而競貪利富家
 上僭於君長而不知為計至小民相與逐什一之利而無所
 恥子長此傳蓋有慨乎言之也班固不知乃從而譏之過矣
 近世風俗頗尚富厚之家日與小民為市小民卒困於窮約
 而無如何賢者不改其素其不肖者習為儂賤以逐什一之
 利求之不得遂睥睨其富厚之家冀分其餘以自給富厚之
 家遂至以商賈牧長據其勢於萬民之上與王公大人抗分
 庭之禮而小民仰其惠惟恐失其意嗚呼敝矣且夫天下風

俗不出於奢與儉二者而利皆足以動之東南多尚奢西北多尚儉奢則不自愛其財至於財既盡則必思所以求之儉則自愛其財至於財不贍而求利之心熾乃因以愈急其弊皆中於好利而好利之心熾富家乃得以利誘之富之所在勢爭歸焉勢之所歸民爭趨焉天下之人皆去廉恥而就富利五行百產之所生不能多贏餘而民起而與之爭強者積為伎弱者積為求伎求之心積隱微而富家亦懷促促不終日之慮此無他財不足故也夫富者先王所以長治久安之道也一家富而一家治一國富而一國治天下無一人不富而天下治惟以禮義防民之為非斯可以久漢唐以來莫不以富為貴惟財有餘斯不見尚富之迹而貧富乃不至相耀至財不足則貧者不能為生富者不可以久匹夫匹婦皆得挾厚貲以與王公大人爭勝故得勢益彰失勢則無所不至此風俗所以壞也故必財用足而天下乃可得而治也

因時論十

論田制

吳鉉

天下財用不聚於上則聚於下至不聚於上亦不聚於下乃中聚於富民而亦不可久為人上者上之不能大豐美而潤澤之次之又不能因其勢而利導至於摧殘枯折設法而巧取之喜事而坐耗之物力凋敝戶無積貯非惟不知數百年之計並不知為一時之計其害胡可勝言惲子居曰韓子曰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雖然未既也一人為貴而數十人衣食之是七民也一人為富而數十人衣食之是八民也操

兵者一縣數百人是九民也踐役者一縣復數百人是十民也其數百人之子弟姻婭人數十人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是十一民也牙者互之僧者會之是十二民也僕非僕臺非臺是十三民也婦人掄長被躡利屣男子傅粉白習歌舞是十四民也夫以十四民之衆仰給於農工商農工商以其所入與共享之而農工商病先王以工商爲逐末惟農爲衣食之源遇有旱澇工商所入不能支夫以十四民之衆仰給於農農以其所入與共享之而農病農病而十三民俱病則以生之制之分之取之爲之用之者未得其道也國家用財饒於東南東南民溢地寡而田不足給西北蕪地多不治民皆游手坐視無以爲生此生之者未得其道也山澤之錯園廬漆林之饒其利與田相表裏先王聽其出入而無征今也設

爲關市奪其利而歸之上民所贏得無幾所藉僅在於田而田又不足以給此制之者未得其道也田制聽民自賣不爲限制故豪強兼并一人而兼十數人之產一家而兼十數家之產田無定數以其所入與民爲布益附其富而無田者半天下此分之者未得其道也西北田無可耕稅入無幾三江稅最重蘇松率五取一輕重異程厚薄殊軌無以定其衡此取之者未得其道也田多者募民爲傭率畝入三取一以其二與傭又分所取之半以供稅田主不知耕耕者多無田此爲之未得其道也吏民商賈次於士無等故得與封君大寮爭勝仿效淫靡用無常軌上至僭擬於君長此用之者未得其道也如是而欲天之生地之養百物之產雖聖賢有所不能故爲政之道莫先於定田制田制定則爲農者多爲農者

多而十三民乃得日減其數斯民皆知務本而不思逐末田制不定而欲求其財用之足不可得也

因時論十一 論均田限田

吳 鋌

井田廢而天下之田無定數乃聽其出入轉移於小民之手而不爲之所則分田之權不操諸上而上之人乃據其至尊之勢欲使民安其業樂其政下不擾而已不勞勢必不能嘗攷古今田制莫如唐均田法爲善凡天下丁男十八以上者授田一頃篤疾授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自爲戶者加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其制本於後魏與周禮不合太宗行之十餘年斗米三錢夜不閉戶治爲後世最然其後行之未久而廢者有故焉唐制官授田得永爲世業官轉徙無常而授田多至百頃少不下數十頃永爲世業難以

爲繼田有盡官無窮以有盡之田給無窮之官田乃日匱一也庶人徙者得賣世業古者死徙不出鄉今聽其徙又使之得賣世業雖不復授亦開豪強兼并之漸二也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則授田之制厚於寬鄉狹於狹鄉名爲均田實不均矣使民皆去狹鄉而就寬鄉則如之何三也古者二十而嫁三十而娶戶口以漸而增足以持久後世聽其嫁娶而不爲之制今人有四子不爲多子又有四子一人也而有一十六孫故戶口衆而財用乏四也古者西北有水道皆可耕唐時西北水利已失故田皆不可耕西北之田不下東南坐失其利而無如何五也近世井田斷不可行山川之奧不可井城郭之錯不可井園林廛漆之系屬不可井必得平原廣陸始可以行之古者因其時而爲之近世田既不可井而欲定

田制莫如行均田法而去其弊限民田無得過五十畝則為農者多矣士工商尤必重督之使不得逾其額士工商且不得多又何論乎十民如是則民安得而不富國安得而不治然其要尤在於開溝洫溝洫不開則西北之田不可治而田不足以給民班固改河渠書為溝洫志其知之矣

因時論十二 論溝洫

吳 鋌

遂人法曰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所謂溝洫也北方沙土歲不挑濬水道淤塞夏秋陰雨水無所瀦民罹其害春冬赤地千里彌望無際故夏秋多水患春冬多旱患其大較也溝洫之制唐宋諸名臣皆言之矣元明諸名臣皆言之矣然言之而不能行者何也北

方畝數大南方倍屨不立丈量之制又朝廷貢賦無幾每至秋成遇有天幸獲利饒給若開溝洫必計畝入賦與南方等民所不樂一也南方耕田按其時以致民力北方之田每至播穀輒下稻種聽其成熟民皆游手無所事若開溝洫必按時以致力不能稍懈民習於媮惰皆苦之二也溝洫之制必塞谿壑澗谷壞廬室墓舍民所不便強而行之必生怨咨三也西北之地方五六千里今若盡取而溝洫之費以大萬計貢賦所入不能支所用之半費無所出四也禹時治水皆有經道今故道就淤幾及千載疏鑿瀦蓄無有能知之者復之甚難五也訪尋水利必滋煩擾奉行上意爭為浮冒追集老幼相視可否吏胥所過鷄犬一空六也由前三者而論之則不行之勢在於下由後三者而論之則不行之勢在於上上

下交有不行之勢而溝洫之不能復也明矣吾鄉楊公廷望
爲固始令爲溝洫若干所至今民賴其利河南一省皆仰給
固始卽一縣推之而一省可知卽一省推之而天下可知予
謂溝洫之制不若募民自墾聽民所便不必訪尋故道不立
丈量之制貢稅一仍其舊俟其久而後議之其有未開者官
吏疏濬之自省會達郡縣自郡縣達鄉里開通水道歲以農
隙修治之如是則水有所歸而黃河亦分其勢以入於溝洫
因之廣置田以資灌溉此誠治世之良法也開創之初土廣
民稀易爲力至守成之時當俟之以數十年之久不必遽責
其成功如是而田制乃可得而定矣田制定而財用猶有不
足者吾未之見也

前因時論一 銓選

吳 鉉

銓選之法皆歸於吏部蓋將以用天下之賢者乃適以便不
肖之人則生民之命政治之原果何所賴與崔亮定停年格
繼變爲斜封至明又變爲掣籤其意蓋將以止天下之爭明
一己之公而已夫國家設官以待天下之賢士大夫茲乃一
切不問而委之於吏部曰吾有法而已爲吏部者曾不容以
己意與其間但求其應格者而授之雖立五尺童子於堂上
正立拱手亦可蔽事以年勞爲進身之階以資格爲循例之
條以避嫌爲遠怨之道以人牧爲嘗試之端此乃所以弊也
事有定例則小智役大智小賢役大賢甚至愚不肖皆可超
英流而上之功不當名位不覈實一也天下之人全才少而
偏才多不以所能者授人而強以其所不能不以所知者授
人而強以其所不知百務具廢二也民俗之淳澆政治之煩

簡事有殊軌屈短馭於長才任小知爲大受萬事何由而理
庶功何由而興三也如此則賢否之準失其衡尊卑之分爽
其鑑爲吏部者不能斟酌以求其通法爲之也楊萬里謂吏
部之權不異於一吏吾謂吏部之權并一吏之不若何則吏
胥挾法爲奸猶必援例以上下其手明辨洞悉無不如意爲
吏部者茫然不知其法云何據按執筆閉目以署紙尾就其
可者而可之就其否者而否之較之於吏又當何如也誠能
假吏部以權使之辨擇賢否隨材器使俾得以次序進之或
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又恐吏部所知猶
未盡使衆官各舉所知以備任使其有不如所舉者重其罰
則朝無曠官野無遺賢而吏胥亦無所容其奸矣然猶有本
焉省事之謂也事既煩則設官不得不多官既多則人不足
以供所使故用違其才人皆懷僥倖之思而官長又不能盡
知人之用故必省事而後銓選始可得其平也

前因時論二

南北互選

吳鉉

銓選之害莫甚於南北互選士大夫離家既遠動涉數千里
既不能爲人擇地復不能爲地擇人跋涉之勞近者或至旬
日遠者并不止於旬時新故相乘之際必權攝篆則郡邑屢
易官適滋奸弊具舟楫往返之費備室家俯仰之資士大夫
甫及釋褐豈能盡自己出必先稱貸子母以濟其乏及其償
也將如之何既至之後風土既異言語不通廣加詢訪必藉
資於巨家拘守成法適授權於吏胥官之於民如秦越之不
相識既不知利病之有原復不能休戚之相關賢者僅循謹
自全不肖者將何所不至且夫授人以位固將使之牧民也

乃逆億其私思所以豫防之至於才學之各有所偏風俗之各有所宜道里之各有所準茫然皆不之問也上之人既待以不誠士大夫又孰肯操其誠以至也哉唐時銓選不盡在京師至東都黔中嶺南閩下江南皆有之屢見於史顧亭林謂人主苟開誠布公羣臣皆無不可信即銓選不必專在京師其言未免太激夫銓選者人主之大柄自當歸於吏部吏部者所以一天下之人材也一之於吏部使各以地之遠近為準而天下之權乃歸於一矣漢時士大夫得自為其郡邑守令其風最古然後世有不可行者桑梓之地見聞雖近狗請託則法必不行絕苞苴則毀且易生為守令者任事既難避事又不可古今所以異勢也宋時詔知縣注選不出三十驛則南北分選既有定制跋涉自易攝篆無庸郡縣既無供億之煩守令亦少稱貸之患而風俗大約相同利病亦能通曉則移風易俗既易為力而吏胥無所容其奸此銓選所由善也

前因時論三

祿俸

吳鉉

先王制祿甯厚毋薄甯豐毋儉使之外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故吏治廉平而百姓乃受其惠於無窮昔漢宣光武唐元宗皆有增俸之詔楊縮為相欲矯汰侈以節儉而先益百官之俸其始知化理之本者與後世錢穀所供悉以入官而俸祿又不足以贍身家監司仰給於州縣而州縣遞加耗羨以供上輦轂之下尤難取給不得不稱貸以充其用賢者資用靡充無以為生不肖者侵漁百姓無所不至如是而欲吏之廉平不可得矣趙廣漢為京兆奏長安游徼獄吏秩

百石其後皆差自重不敢妄繫留人夫以胥吏之微而重其
祿猶知自重何況百官夫欲重百官之俸但給以錢幣則百
官之所給無窮而上之所入不能支以不能支之財而欲以
給百官則財用不足不若仿公田之制使以租入供俸內外
官各以其次為差則士大夫皆以廉恥自愛而上之所給自
有餘矣何則以九州之田供百官之祿上之所損有限百官
之所益無窮又得自課之以知稼穡之艱難立法莫善於此
唐時行均田法嘗以田授祿深得忠信重祿之意然官授田
得永為世業則官之遷轉無常使為永業將何以給之宋元
時官吏皆有職田吏尙勉而為廉然不盡以授田為定制苟
審乎此而斟酌之則吏治庶可以復於古與

前因時論四 相權

吳 鉉

漢時以列侯為宰相其權猶重天子御座為起在輿為下所
以尊其體也後改為三公東漢因之而事歸臺閣不能統一
唐時改為同平章事名尤不正後宰相兼領他職而宰相之
望遂輕宋時仍唐制然以大學士為之明時以大學士為宰
相然事歸臺閣入直贊襄不論資格此其大較也宰相於六
部之事無所不理於郡國之事無所不統於吏民之事無所
不彙然皆集其大成而不親細務其體有與他官異者六部
得參國政各有專司宰相兼綜眾務參機密之任如百川之
灌輸於海莫能測其淺深此其所以與六部異也督撫仿古
方伯設監之職承宣布化各守封圻宰相以天下為已任如
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所不可此其所以與督撫異也諫官
面折庭諍論君事於已行之後宰相則保邦於未危制治於

未亂潛機默運格君心於幽獨而以道為轉移此其所以與
諫官異也宰相之任如此故其機權不得不重重其權斯度
外之事非常之功宰相皆可以為之而不以常法拘後世一
切委之於法宰相所為稍不如法皆可以法繩之法者與時
為變通所貴乎宰相者為能識時務耳豈可以法繩之哉夫
以宰相之重至使出入操牘視天下之事於已一無所與於
其閒唯唯焉諾諾焉俾不得有所為反不如六部督撫各有
所司與諫官之尚得以面折庭諍也是則昔之所謂宰相者
尚能尊其體也至是則其體不尊矣朝廷之所以待宰相者
無一有異於他官而為宰相者并不得以他官之事自為則
巍然於朝廷之上不知所為者果何事也或曰宰相權既重
則疑於上逼予應之日後主之待武侯苻堅之待王猛其權

前因時論五

翰林

吳鉉

可謂重矣然君臣相得終始無閒國家因以大治得臣故也
故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不然以天下之大屬之宰相宰相
尚不可信則天下尚復有可信者哉

唐時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自文辭經術之士下至卜醫技
術之流皆直別院以備晏見而學士得叅諫議禮尤寵渥明
時置翰林院始皆以文辭進而他途皆不與焉後詔朝廷官
非翰林出身不得入內閣而翰林遂為清要之職翰林以文
學備顧問得從容奏議與天子相講論蓋與古拾遺補缺之
職無異也古者天子燕處深宮必與賢臣君子處優游講論
得窺見古聖賢修己治人之精蘊措諸政事無所遺缺翰林
之設蓋為此與故學士掌內廷詔書得與天子機密之事而

經筵所講皆切於天下國家之用上之人明以奏議之任予翰林而爲翰林者亦得以拾遺補缺之任自矢出入侍從以文章爲經國之用非徒詩賦詞章爲也後世機密之事別有所寄翰林學士不得而與經筵所講又不過推求文義終無益於天下國家之大而翰林遂爲閒官翰林本有拾遺補缺之職其任視御史爲尤重御史之職不過爭一時之是非至翰林以道爲進退講求古先王大義與時政叅得失所裨益非僅一時已也後世諫官惟御史耳翰林獨一無所事徒出入院中以詩賦詞章之學自爲而上之所以課翰林者亦不過以詩賦詞章爲進退其於天下國家之事茫然若未知之也故政治之得失生民之利病翰林皆不敢有所言其有所言者朝廷皆得以越職懲之其於設官之意果何居與苟能

復拾遺補缺之職而使翰林得其職則幾矣

前因時論六 封駁

吳 鉉

漢時封駁之任未有專職然時見於史唐時始置給事中駁正違失其任尤重五代浸廢至宋太宗始復之明時亦仍其制夫封駁之任遏邪心於未行持正道於將壞凡詔書有不便皆得封還駁正使天下不知吾君之過而君亦得以曲全其過且天子無復有失言之咎而小臣亦得自伸其言義至深也自唐以後詔書經門下省以達於給事中明時詔書必下六科謂之科參雖部臣不能奪其議故給事中之職實與翰林御史同爲言事之官然翰林御史無專職而給事中則爭詔書之得失其義一也唐李藩爲給事中詔書有不可卽於黃紙後批之此其事較之封還詔書殆有甚焉然憲宗因

以爲相後世則有以此得罪者矣夫詔書出於朝廷而天下之利病係焉行之於既下之後使天下受其害與過之於未行之先使天下成其美其爲忠與佞不待燭照數計而決也故必重給事中之任然後天子不敢不自慎其言而當國政紛紜之日亦有所維持以至於不壞所係豈淺鮮哉不然詔書之下未必盡便使無以駁正之則天下必有陰受其病者矣司馬池言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以下非所以防過舉也宋時封駁之任猶重然詔書有不下於給事中者此所以不得其職也爲人君者苟思司馬池之言而不以李藩之批勅爲嫌則國家庶可得而理與

前因時論七

巡按

吳鉉

漢時遣刺史行郡國以六條省察治狀明時設巡按御史秩

止七品顧氏以一年一代爲善其言曰監臨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則情親而弊生望輕而法玩故一年一代之任漢法所不如予謂監臨之任巡行四方訪問風俗得知守令善惡既無牧人之權又無常鎮之所奉君命以行郡得操廢黜之權秩既卑則足以勸功賞既重則足以明法督察嚴則吏皆懼而不敢爲奸罔見近則民皆安而不至失所此巡按之責所由以小制大通上下之情而決壅蔽之害也然亦有宜變通者監臨足以制守令若常置之則倚勢作威守令恐攝於威而巧爲趨避一也監臨巡按以卑臨尊爲異數若常置之則權恐至於不一非用貴治賤之意二也監臨宜有以重其望若歲輒省察則守令視爲故事而望亦輕三也巡按在於得人歲輒遷更豈能盡賢恐無補於治四也吏治之得失以巡

按為準若一年一代則守令黜陟其法過嚴五也故巡按之制不必常制凡三歲輒一遣以期年滿任黜陟羣吏省問風俗較之有明之制雖疎然無五者之弊而守令亦有所憚而不敢肆此亦察吏省民之道也

前因時論八 守令

吳鉉

天下之權分寄之守令而天下之治至於守令無權則雖勾稽簿書緣飾耳目曾不能自為政令而民之疾苦遂壅於上聞而不可振興何則守令於民為最親其於民事尤最習興利除弊往往有參於情理之中而不可且夕成者乃束縛而苛繩之使不得措其手足除積弊則以為生事裁橫征則以為損官特創正議則以為礙例力事振作則以為專擅其勢一不足以有為而佐貳分之監司奪之六部又從而屈抑之

方且避嫌之不暇蹈常習故苟且以自全其於國事曷有濟與守令以三載任滿遷去當其始至也與民初未相識風俗之淳澆政治之儉易茫然莫辨及其既久漸有以知之方欲有所措施則又將遷去矣曾不能新其耳目故必久其任而後可以有為也兵刑錢穀皆守令專職後世守令不能專職或分寄於人或悉入於官事如蝟毛動皆掣肘欲究心於撫字而催科足以迫之欲盡力於吏治而處分文法足以縛之故必一其權而後有為也法者足以束賢智之手足不足以防大奸之狡猾守令專制一方事無定軌理無合轍當得法外之意然後可治強英異於循途屈奇材於守跡其曷有濟故必寬其法而後可有為也漢時最重守令皆得召見後世召見時少寄耳目於監司飾功狀於文簿守令之情實不竭

國朝文錄 卷十二
於上小民之情狀遂壅於下堂陛濶絕遠若萬里故必通其情而後可有爲也至於獎勵之法又有可得而言者守令望輕不足致治如出朝官爲之則守令皆樂功勸進奮於爲善而京朝諸官非歷守令者不得進擬則吏治重而民情益達及其任滿報最則又厚其祿秩使之久於其任斯興利除害動無格碍矣至於光武擢卓茂爲三公之制亦可采行之以激發其氣此守令之所以有權而天下治也

前因時論九吏胥

吳鋌

漢世士大夫多以吏出身故其時風俗淳美吏皆知自愛而不敢爲奸後世胥吏不得出身與漢異然胥吏之權因以益重非重胥吏也法使然也法之所在雖大臣不敢自信何況小臣天子不敢自信何況百官如是則天子與百官皆無權

而權在於胥吏胥吏者據已往之成牘爲當今之要務事合於格雖舞文亂綱不爲奸事不應格雖興利除害無所施以虛文爲應酬之端以故事爲飛詭之計守令惟是俯仰惕息奉行惟謹而吏胥乃可以操予奪之柄而無如何夫法旣不可不立而胥吏又不知自愛則必思所以正之漢時吏得以出身趙廣漢爲京兆請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又有以周給之故吏頗知自重誠能以此爲法則皆奮於功名而不至爲奸矣然後世胥吏不參官品皆放蕩無恥之人非若兩漢之吏皆由郡縣推擇也流品旣雜則自愛者鮮儒生學士皆恥爲之故利重於名無復顯榮之望風俗使然也誠欲復兩漢吏得出身之法則必使郡縣推擇爲吏爲吏之道情見於物才試於事苟推擇爲之則儒士不恥爲吏而吏之流品清矣

流品清然後察舉易俾得上計補名重於利而儒與吏合風俗所由醇美也抑推其積弊之由則又有故焉唐宋以後士大夫皆以科目進故儒恥為吏所學皆拘謹不通於六部之事皆漠然不以關其慮故授其權於胥吏而無如何且六官長貳遷轉無常不得久於其任故弊竇易生誠使士之以科目進者皆通知六部之事又復久於其任得以知利病之所以然則胥吏雖欲奸而無如何為人君者又復開誠布公與羣臣相接但持大體而不以苛法繩之則天下庶可得而治矣

前因時論十 胥役

吳 鋌

三代之役軍旅田役追胥之役也後世均廢而無一存焉漢時尙有鄉遂之官至唐宋則皆降而為役矣案府史胥徒後

世以為官役而以鄉遂之官為民役唐時官役不足濟事乃借助於民役宋時因之衙前之役如府史耆長壯丁散從承符弓手之役如胥徒而官役之府史胥徒自若也宋時民役不可以為治變而為差役差役不足以防弊變而為顧役顧役足以使民差役適以擾民勞逸既懸利害有閒憚子居以顧役為可行謂天下無無弊之法亦無不擾民之事當合時勢而害輕者行之此亦救弊之道也後世胥吏乃官役非民役不得與熙甯顧役同科推其故則有由焉熙甯顧役乃民出錢所顧者後世胥吏仰給於官既無顧錢官亦不復資以廩食此其所以異者一也熙甯顧役掌盜賊文書乃供官役之令後世胥吏據成牘恣其蠱毒無所不為此其所以異者二也熙甯顧役隨更易無常職後世胥吏盤踞官府世以為

職此其所以異者三也漢時吏得出身至此則秩愈卑而權愈重矣學者不察乃以後世胥吏之害歸過於熙甯而不知其非也誠能使郡縣推擇俾得出身給以廩食則吏皆知自愛而不復以法爲奸此亦以名爲治之一端也有過則威以刑而任以事而督察以課其成知此則差役顧役均可省而吏治嚴民俗安矣

前因時論十一 錢幣

吳鉉

三代以前以務農爲本商賈爲末故市貨以穀帛交易賦稅以穀帛上供未嘗藉錢幣以爲用故其時穀帛多而百貨皆少穀帛貴而百貨皆賤斯民恥逐末以受罰而務本者多矣後世以錢幣爲流通百貨之資而穀帛之勢遂處於輕晁錯云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後世之民亦猶

之古也上之有需乎穀帛者亦猶之古也然而穀帛之勢遂處於輕者何也商賈積百貨以與民爲市農不能以穀帛交易必賤賣之易錢入市然後得遂之俯畜仰事之謀農之所出不能多贏餘商賈乃積錢以逐利乘農之乏稱貸以收其穀帛而穀帛乃至不足此其弊一也唐時租庸惟供穀帛後改爲兩稅以錢上供錢者非農之所有而功令至嚴不得不易錢以入官幸而歲稔尙足補苴於萬一若遇凶年雖下蠲除之令而終歲衣食之資將何所出此其弊二也如是則農夫終歲勤苦出其穀帛曾不能以之交易上供翻有藉乎錢幣則錢幣之勢處於重及其後也錢幣或積於公家或積於私室農夫挾其穀帛以爲市而錢幣不足於用矣錢幣不足而穀帛乃益輕斯天下之民皆舍本而逐末終不肯盡心畎

畝以收其纖悉之利故人聚於鄉而治散於鄉而亂此之謂也誠能復溝洫之制制民之產使衣食之勢常處於足上之人又復租庸之制不復以錢幣上供又令市中得以穀帛上供富豪大家無所挾以為市而錢幣亦不至於乏斯二者之弊去而本末之分明矣

前因時論十二賦役

吳鋌

自漢時立算賦曰卒更曰踐更曰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當直者出錢顧民是為踐更天下民皆直戍邊三日不可人人自行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漢以二十為正丁晉自十六以上宋自十七唐自二十一以上明自十六以上惟元以戶出賦唐時定庸錢一也後并入兩稅而差役復不免二也宋

時令民出輸錢免役後復不給顧役錢三也邊事有免夫之令四也後世力役之征凡取其四則民安得聚欲民之聚則必使之各聚於其鄉則田野闢經界正民皆務本而舍末斯官府之中獄訟不興輦轂之下賓旅罕至雖欲無恆心而不可得也且夫戶口之盛固國家休養之機然大亂往往由此而興人與地爭利朝與野爭民金與粟爭貴舉天下之大不足以及容乃聽其自生自息於其閉而莫為之所斯亂之所由生也當其始也物力未盡細人情未盡囂猶可張皇補苴於數十年之間及上下交細物產衰耗力役之征又不足以上供民安得不逃亡故戶口與國運相終始必思所以維持之算賦之法自以唐庸錢為善取其正賦而不苟責其差役若恐游民逃戶累及鄉里而以庸錢并入田賦則後必有以議

復算賦進者適長厚歛之弊故力役之征宜因戶口之衰旺而酌其平又必爲之所使無曠土游民之害若舍本而治末吾恐張皇補苴終非長久之計也

前因時論十三 錢法

吳鉉

錢法之弊至於鵝眼縑縵之屬歷代皆有之史言斗米一萬商賈不行其害如此予按歷代皆禱用古錢蓋欲矯其弊則必依以爲式然後可以澄汰若古錢已亡雖欲復之而無由宋神宗專用古錢金世宗時以宋大觀錢一當五用蓋古錢可以禁盜鑄之弊盜鑄之法甚嚴然人爭爲之者趨於利也賈誼言滄之甚微爲利甚厚其勢必雜以鉛鐵爲巧而後止古錢之重雖難行然足以防弊而無累此古錢之所以可貴也自啟禎專括古錢以充廢銅於是古錢遂擯而不用而新

鑄之錢彌惡劣與鵝眼縑縵等卽欲澄汰之而古錢已盡非旬日所能易爲功也古錢不鑄年號故行之最久後世鑄年號則前代之錢漸銷漸毀適以供奸蠹之窟故必盡用古錢而後可以澄汰之耳自古以漢五銖爲通行之寶隋文以天下錢輕重不等乃更鑄五銖錢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兩二筋誠能依此行之則五銖既重於新錢又足以防盜鑄之弊孫權鑄大錢一當五百又鑄當千錢民間雖不以爲便然當新錢既弊之時而欲矯弊以返於古亦當以此行之然而有不能行者則工既繁而有損於國家之幣也欲工之省而易成則錢幣既不能流通百貨亦壅滯而不行故天生地養非不足於用特錢幣無以流通之遂至於不足耳誠能詳思其故則必盡用古錢而後可或曰是則然矣如銅不足於

用何曰自戰國時已有乏銅之患如欲開採則物力有時而窮歲額終不可減適以亂天下也唐時劉秩楊嗣復嘗有禁銅器之議顧亭林以爲罔民之事然但當給其直而易之則銅既足於用古錢乃可得而復矣

前因時論十四

鈔法

吳鉉

前代未有以銀爲幣而患錢之重乃立鈔法以濟錢之窮後世以銀爲幣則鈔法固可以不行然銀之壅滯而不行也必思所以調劑之則鈔法尤在所急倪公元璐掌戶部議欲行之蓋所以濟銀之窮也自銀與錢不皆乏於用無以流通百貨而非是又不足以交易則用之者既多而物力有時而窮開採亦難爲力上與下皆患錢幣之乏僥焉如不終日此鈔法所以不可不行也宋人謂無錢爲本不可以空支行則鈔

法固與銀爲權至以銀爲幣輕而易致以流通百貨然至不充於用亦可以與銀爲權洪武時行鈔法禁民開行使金銀以奸惡論卒不能行前人遂爲鈔法與銀勢不兩行不知銀之窮也不得不藉乎鈔法以行此固權宜之術固可以救一時之弊也歷觀前代交鈔之幣在官利於用大鈔而大鈔出多民益見輕在私利於用小鈔而小鈔入多國亦無補其道在於收之而已宋孝宗時頒楮幣常通而不塞重而不輕蓋楮之爲物多則賤少則貴俟其賤則從而收之何憂不貴後世利於放不利於收遂至壅塞而不行雖有充賞之格奸惡之條終無益也昔人有鑒於此嘗謂印造交鈔不過萬錠宜仿此制而變通之示以定限自可以無放而不收之弊又鈔法之行易滋僞物當寬假工程務極精緻使人不能爲僞不

若以綾爲之金時嘗有綾印鈔此制似爲可行若厚爲之賞厲爲之防豈能禁其爲僞哉至於毀敗昏爛則宜收而倒換之各如其值不得軒輊此因濟乎銀與錢之窮而爲之調劑者也吾故曰權宜之術可以救一時之弊者是也

前因時論十五

屯田營田

吳鉉

吾嘗謂西北溝洫之制不可不復然非經數十年之開墾漸以致之不足以成非常之功若承平無事則難爲力夫欲盡地之利莫如溝洫之制溝洫不可得而驟復則必思所以濟其窮使地利不致盡棄於草萊財賦不盡仰給於東南庶乎其可也唐宋之時有營田有屯田屯田以兵營田以民蓋因地之利課以耕耘乃富國裕民之計咸平中襄州營田既調夫矣又取鄰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熙豐間邊州營屯

不限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以兵也前世往往以屯田營田開墾荒地使爲已業以耒耜耕牛假糧種俟歲入然後償陳堯叟請開公田以通水利鄭民憲請行助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爲公田張浚請以官田逃田並拘籍以五頃爲一莊明初令民開墾永不起科其制各不同案田不起科適以起爭競之端若以十畝爲公田則開墾時卽行稅法恐民不樂於從事莫若召募之時不行起科俟數年之後歲入漸增然後量行輸租永無後患至以五頃爲一莊未免太廣若仿其制而減其數十之四則田有定限不至開兼并之漸蓋溝洫之制非舉西北之地盡開之不能行均田之法若屯田營田之制僅召民耕種使各自爲治則近水之地尤易爲力故唐宋以來皆議行之而溝洫終不可得而復矣行屯

田之法則三邊可從事也行營田之法則山東諸省可從事也或以侵占民田爲疑或以諸郡括牛爲擾或以兵民雜耕爲擾皆非知權宜之計者也

前因時論十六

糶糴

吳鋌

食貨志言錢幣之法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歛散之以時則準平是財用固所以順勢而利導使上下各得其所而非僅爲府庫之藏已也財用之轉輸於天下不在於君則在於民君不能與天下同利則天下亦不與君同利上與下交以利相爭而國勢遂渙而不可振故天下之財藏之府庫不若藏之州郡府庫之財由散而歛歛而不能復散州郡之財由歛而散散而仍易爲歛後世州縣度支經費悉送闕下毋得占留則財

皆積於府庫而輕重歛散之法無一存焉者矣若藏之州郡則因其輕重而爲之衡因其歛散而爲之準故幣多則易滯幣少則易缺必流通之而後可以酌其平也糶貴則傷民糶賤則傷農必調劑之而後可以節其流也周文襄巡撫江西皆以穀市糶因時之貴賤爲物之歛散後因災請折銀糧稅悉徵本色於各倉收貯俟後出糶以所得銀上供皆以錢幣不足而爲此權宜之計然百姓受其利夫以一時權宜之計猶能如此况藏之州縣又得良有司任其事各以其時歛散則錢幣常流通而不至竭涸穀帛亦調劑而不至缺乏斯亦識時務之一端也吾嘗謂均田之法行則財用無不足此乃藏富於民之道也若藏於州郡其利已有閒矣然與其藏於府庫不若藏於州郡蓋輕重歛散之法視州郡以爲轉運猶

國朝文錄 卷十二 論辨類十二
可以濟民之不足而不至缺乏也則又視其時以爲變通矣夫

前因時論十七均田

吳鉉

治地之法莫貴乎得其平而已得其平則分按郡邑圖爲地形奠以山川正其財賦定地理盡人事者皆有以定其經遠之計故功易立而不可更州縣之疆里以相附而成形以相錯而成治地邑民居使參相得若鄰屬之封圻近依城堵治中管轄遠隔巖谿則錯互不改分合無常軍屯或時而難稽事變或有時而難通此疆域所以不均也或以薄瘠而大其畝或以開墾而任其界田制不立剛畝互易步尺既不得而準兼并適以滋其僞此經界所以不正也王者則壤成賦惟正之供若公田之籍沒倍征其賦亂離之荒廢量取其租

相沿既久不知釐正一州之統率各異一郡之繫屬各殊一邑之推算各別此賦稅所以不均也三代時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制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後惟唐郡縣之地爲得其中然亦有宜合并者矣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然後穀祿均故雖有上地中地下地之殊然其畝數固不可紊也韓退之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後世則蘇松居江南十九矣蓋自開創之初供億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遣吏案驗言人人殊既不知其變更之始經制一定雖欲爲之變更而無如何漢唐以來已漸積其致弊之由至於宋元其流遂不可復返坐失其平天下之要務而不自知也

前因時論十八

稅賦

吳鉉

關市之征蓋將摧抑富商巨賈之竊利權削弱豪家大姓之

侵細民者也然而受其害者細民也富商大豪挾其厚貲以與民爲市居奇積贏利及錙銖上之人因以厚征之欲以奪其利也然彼方計其值以權子母酌其入以逐什一帶財役貧轉穀郡邑上之所以摧折者止矣而彼之居奇自如也上之所以削弱者止矣而彼之積贏自如也上之所入愈多貧民之所出愈無限而富商大豪中處其閒乘積貨逐利上以供朝廷之賦稅下以操天下之利柄百物騰貴黎民重困案關市之征凡原隰之沃衍園廛之生息山澤之遺利苟一物之可斂一名之可紀無不收其稅而取其值但行之既久卽欲施曠大之恩而盡予蠲除勢必不行漢文弛山澤和帝詔山林饒利陂池漁採勿取假稅乃後世所曠見而計臣所不樂聞也夫以關市之利一一歸之於上雖天不能生地不能

長百物不能養以調其有餘不足之數則當酌中制以用之使不至病民以病國捐末利以還之使不至損下以損上而已元至元時定收課稅法法三十分取一商賈流行百姓安業誠以此行之則苛斂之法除煩擾之事去不竭財於既涸之淵不藏財於盡坐之府恐有司好爲浮冒特命賢有司司其事禁胥吏不得爲奸額外耗羨不得遞加雖不能復譏而不征之制然亦可以不至於爲暴與

前因時論十九 兵制

吳 鋌

惲子居曰古者士可以爲農農可以爲兵後世驅士於農而土壤驅農於兵而農壞泛令之則詭入詭出於二役而無用嚴束之則積怨蓄怒於一役而不安是亦治天下者所宜深戒也三代以下以養兵持其常以民兵輔其變攷兵制漢有

南北軍後變為八校唐有府兵後變為彍騎宋有府衛兵後變為保毅義勇明有都督五府兵後變為箭手礦夫三代以後承平無事兵制不能不壞必思所以調劑之調劑之不得其道必出於召募召募不已則眾皆烏合不自愛惜軍無土著莫由約束聚之則生散驕之則生亂此其所以弊也故利用養兵不利用民兵歷觀兵制自以府兵為善太宗時分天下為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在關中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外又有節度使以重其權內外相為輕重形格勢禁何至有上凌之患哉然亦有不可行者唐時養兵之數每府三等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合諸府計之凡二百餘萬之眾欲以常賦之外山澤關市之利悉以養兵其勢必不給且承平既久養不戰之卒恐滋驕惰

又必有以嚴束之然後可以持久府兵之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軍士往往亡匿蓋眾多則簡練難周卒惰則耗散難稽其勢也如仿府兵之制而減其數十之三各以其府為營以時訓練之使不得亡匿無事則備征防之用如有警急勇者力戰鬪弱者給漕輓又貢賦所入酌其數而給之以養其身以贍其家斯軍儲饒給不至缺乏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又有以防內外偏重之勢雖不如府兵之眾然較之宋明養兵則過之斯用天下於臂指而不勞措天下於槃石而永固矣

前因時論二十形勢

吳鉉

吾觀天下形勢之要有二曰戰曰守直隸北以遼東為關鍵西以大同為樞紐南以大名為門戶三者足以扼天下之咽喉而制其命湖北以襄陽為門戶襄陽失則湖北不可以守

然論天下之勢則以荊州為重以襄陽為守不若以荊州為戰至武昌則又南扼乎江淮之險河南南以開封為門戶北以鄴為門戶而洛陽居其中皆四達之區戰則足以爭天下之勢守則三分五裂而無如何此利於戰者也四川天險之國財粟又足以資之然其勢能入而不能出非得陝西不能據西北之上流非得兩川不能據東南之上流故宜於守江南據三江之險為財賦之所自出然與其防江不如防淮防江不足以制上流之侵軼防淮則以徐州壽州為重鎮狹而易固此利於守者也陝西以穀函為門戶據西北之上流若得四川漢中則又據東南之上流進可以與中原爭退可以扼其險而守之此利於戰與守者也要之天下之形勢非戰則不能守非守亦不能戰如是而已吾觀諸史所載兵事必

因歷代形勢攷其沿革然後知其險易之異形攻守之異量進退之異變瞭然可以錐指而得則形勢之所在又有賴於沿革焉夫形勢之險易固無不勝之道亦無不勝之術守成跡則同事而異功構新法則異事而同過緩則勢已失而難復急則勢未合而難分故勢在人則以用奇破之勢在已則以用堅持之百變而動中其會一成而不滯於用是又在通形勢者之自知也已

前因時論二十一 六藝

吳鉉

惲子居曰昔者班孟堅因劉子政父子七略為藝文志序六藝為九種聖人之經永世尊尚焉其諸子則別為雜家諸可觀者九家以為雖有蔽端要其指歸六經之支與流裔至哉此言論古之圭臬也某嘗會通其說儒者體備於禮及論語

孝經墨家變而離其宗道家陰陽家支駢於易法家名家疏源於春秋縱橫家雜家小說家適用於詩書孟堅所謂詩以正言書以廣聽是也惟詩之流復別而爲詩賦家而樂寓焉農家兵家術數家方技家聖人未嘗專語之然而其體亦六藝之所孕也六藝要其中百家明其際六藝舉其大百家盡其條流其失者孟堅已次第之而其得者窮高極深剖事析理各有所屬故曰修六藝之文觀百家之言可以通萬方之略東漢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訂異同者爲通論攷其時諸儒各抱一經師弟授受不相通曉後乃貫穿六經擇其長說而從之晉宋以後南北乖分諸儒各出義疏遞相祖習大約南人約簡得其精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亦六藝之所攸賴也至唐始分書爲四類曰經史子集以甲乙丙丁爲次列於四

庫而藏書之盛莫過於開元宋初置三館後別爲書庫目曰秘閣命儒臣籍爲崇文總目此其大略也自戰國時百家興而六藝微漢以後經學盛而百家微唐以後文集行而六藝百家俱微至經義行而文集亦失其宗矣絕萌芽於十三經棄精華於二十一史至百家通達事變剖析精微皆幽冥而莫知嗚呼其微甚矣吾嘗謂長於易者其言精深而奧潔長於詩者其言溫雅而飄蕩長於書者其言重碩而通達長於禮者其言嚴慎而暇愉長於春秋者其言渾樸而簡峻長於子者其言縱嚴而峭實長於史者其言博大而整贍易禮論語孝經言理之辭也詩書言情之辭也春秋子史言事之辭也俟後之學者有所折衷焉

前因時論二十二 道學

吳 鉉

聖人之道賴漢儒作諸經箋注得存而不息自宋儒出而聖人之道乃以大明吾嘗卽宋儒而通之周子之學近乎曾皙明道之學遊乎顏子伊川之學近乎孟子橫渠敬夫之學近乎子思朱子從而會通之學顏子曾皙而得其大學曾子子思而得其誠學孟子而得其嚴正其時陸象山極務本原欲以坦白徑率之學導學者故與宋子多異說元時吳澄許衡諸賢多恪守朱子之說而陸學浸微明時王陽明先生以良知之說導天下其學遂入於禪黃黎洲作明儒學案列崇仁白沙河東三原姚江止修泰州甘泉東林九宗而姚江又別爲五宗其崇仁白沙爲姚江之原止修泰州甘泉東林爲姚江之流其不相入者河東三原而已蓋王陸之學絕膚末於形色廣知識於本原名物之蹟不絕耳目之官不發一言深

契如琴動而弦應如山頽而鐘鳴非高才絕識之士茫然不知其涯涘此其所以易而難也若夫朱子之學知行互用博約兼資甯紆而不敢徑甯執而不敢通抑之使不得出深之使不得入優游漸漬俟其久而後化如水之脉絡可尋如山之形跡可履此其所以難而易也若夫以下該高以顯該微隨其性而教之或由逆而得順或由順而得逆或兼用順逆而不滯廣大悉備高深無極則朱子猶有所未盡焉吾嘗謂宋儒之言多創元儒之言多附明儒之言多歧國初諸儒之言多仍此亦理之互爲倚伏者也故備論之

前因時論二十三

天文

吳鉉

吾觀古今之言天文者有二曰災異曰麻算周易洪範爲災異家所自始九章九算爲麻算家所自始言災異者推天道

之常變明人事之得失攷其所發驗其所應各以其類至使人君思其所以然而為之恐懼修省此其所以得也然指事以為應事有不應則遷就而成之因物以相附事有不附則穿鑿而合之一物之妖一氣之戾旁引曲喻莫不推之於災異夫陰陽非吉凶所生故國不可以災祥論家不可以變怪言當盡人事而俟天命此其所以失也言麻算者以勾弦之法求推算之術窮極精微始以中法行之繼變而為西法後又以西法通乎中法日月之運行皆有常度星斗之出入皆有定指此其所以得也然渾儀之旋轉不能無遲疾周髀之推算不能無贏縮一日之耗羨積之一歲則多矣一歲之耗羨積之數十歲則紊矣麻法之不窮不得不更立一法以求其道此其所以失也故言災異者以麻算為不足憑言麻算

者以災異為不足法二者各自為術而不相通後世之習天文者有禁故士大夫皆茫然不知其意然災異之法古密而今疎麻算之法古疎而今密則又視乎時以變通也天文之學幽邃而難知然常人用之祇以成其術而已聖賢用之遠則周知萬世近則足以用天下邪僉用之小則災其軀大則亂及天下故學天文者貴以道濟之道者術數之所不得而外者也天與人一以誠相感而道存乎其中矣故曰至誠之道可前知

前因時論二十四 高堰

吳 鋌

昔陳登為廣陵守築高家堰蓋將以禦淮也至黃河南趨以注於淮而高堰遂并以禦河矣以一淮受黃河之衝清口又合汴泗水以入於淮其勢必不能支然淮之所以奠安而不

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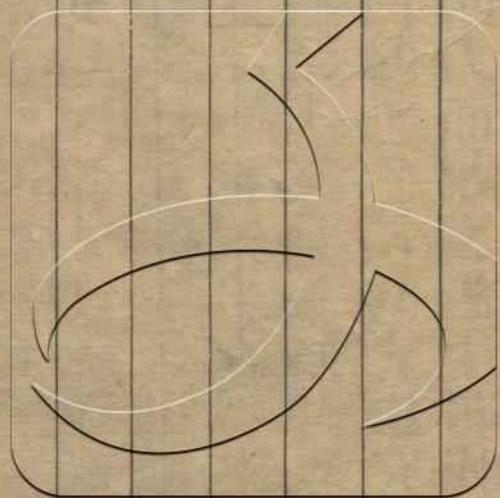
至東侵者以高堰爲之蔽也蓋淮水勢廣故波急而易衝身高故勢險而下注自國家引河濟運每歲至冬時蓄水洪澤湖以爲濟運之計且黃河挾淤沙以行易爲壅滯亦必得淮水以刷之至引獨入清深不滿丈故淮水不至泛溢而無害而高堰亦可恃以無恐夫高堰爲千餘年不拔之基至萬厯時淮水由黃河清口決入故潘季馴因陳登舊基以修之而淮揚以南不至受淮水之害者恃有此也昔季馴修高家堰凡三年而後成每鑄一石俟其堅燥然後以次遞加故其力倍艱其功倍遠若以數千丈之石工而尅期於旦夕則所歷之時省於古然季馴始築時建議停運俟堰成功而後復若以漕運爲不可久罷而欲堰之速成措諸槃石而永固則所求之功大於古且季馴藉陳登之基因而仍之無事改作之

勞然其難如此若舊基已壞當漸成之築之使堅則不潰闢之使廣則不動積之使厚則不隳故所處之勢難於古苟能得其道以修之則淮流既有所障蔽而於國家亦或有賴與

前因時論二十五 鹽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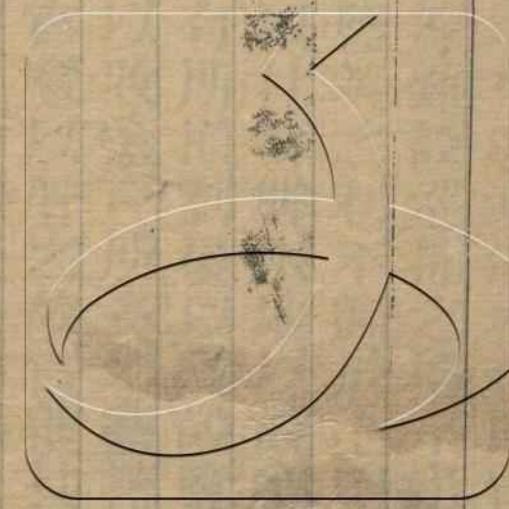
自管仲謹立鹽筴其後遂以爲法以蜀廣浙數州計之不及兩淮之半而天下之賦遂有藉乎鹽而不可缺鹽法之行一變於孔僅再變於第五琦孔僅之法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與牢盆第五琦之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鹽院游民業鹽者爲亭戶免雜徭盜鬻者論法此皆與民爭利而不煩擾者也後世分界之法略有變通大率仿此以地之近遠制行鹽之法各有方隅不能相通舟楫之費既竭財於無謂遠運之勞復擾民而不已轉輸煩重鹽價騰貴此其弊一也

鹽官既多則賦稅之出入遞加耗羨商賈之市糴徒多煩擾此其弊二也地有近遠近者利用官鹽遠者利用私鹽與販之徒獲利必厚雖設巡捕之格下緝私之令終無以禁之此其弊三也蓋鹽筴之利不歸於上則歸於下若嚴爲之禁厲爲之防設官以杜奸弊限地以設鹽課徒耗財於無用之地則於上下均有所損劉晏以爲設鹽吏則州縣擾但於出鹽之地置鹽官以收鹽戶所貢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去鹽遠者則轉官鹽以貯之故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軍國之用遂以饒給而有餘李雯以爲鹽之產於場猶五穀之生於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所之則國與民兩利蓋取晏之意而通之其事尤簡而易行如是則鹽無公私之名地無遠近之別設官既不必多而巡捕之格亦無所用此鹽筴之法可以行之歷久而無弊也



國朝文錄 卷之三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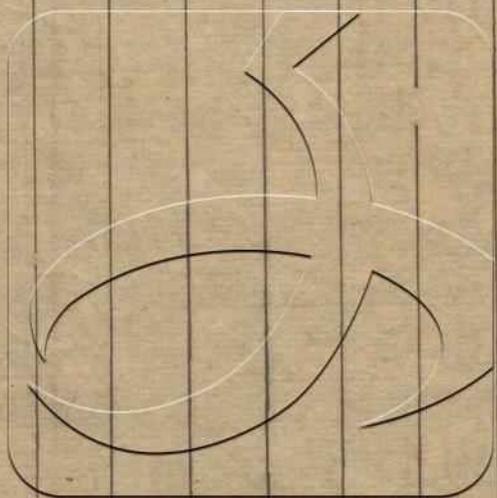
趙納韓上黨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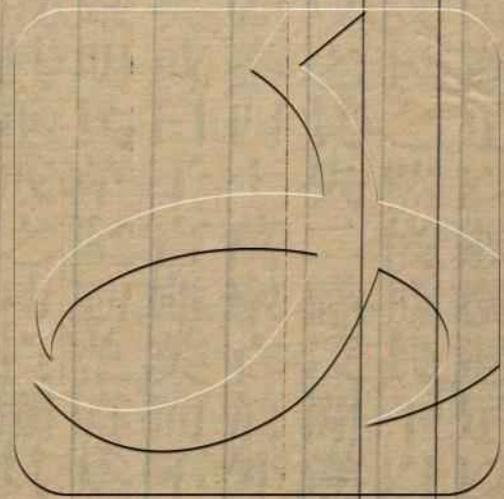
袁 晟

地有所必爭利有所必趨非爭地也非趨利也深謀遠慮度
 形勢存國家也趙之納韓上黨也豹則爭之勝則成之頗則
 將而禦之括則代而敗之遂至邯鄲圍六城割人咸咎趙納
 之失袁子曰納之計非失也守之道則失何以言之
 三晉之國趙為最大韓魏之所恃者惟趙秦之所憚者惟趙
 秦之謀曰趙強不可驟圖也攻野王則韓之上黨之道絕而
 上黨可以坐取據上黨則深入趙腹北臨晉陽則晉陽危南
 臨邯鄲則邯鄲懼朝發夕至備東撓西於是乎趙不支而韓
 魏臣矣是微獨趙之利害然也六國之存亡胥係乎此而幸
 也馮亭因不欲為秦之民趨而之趙是千載一時也為趙計
 者當如救火捕亡急使廉頗將二十萬眾因上黨民以禦秦

割一名都以事魏約韓復取野王與之中分上黨發重寶以附齊楚如是則進足以弱秦退足以自守不知出此而紆迴坐視使秦得攻拔之然後據長平以鎮撫上黨民其失一不約韓魏而獨攻之其失二惑反閒違羣言以括代頗其失三操三失以敵強秦四十萬衆亡於外邯鄲圍六城割而秦并天下之勢成矣或曰子言雖美而不切於事當是時秦強十倍諸侯法令嚴明兵革堅勁范雎爲相白起爲將安居無事尙恐被兵况敗其垂成之功以觸其怒惡得而不速禍哉曰若子之言不納上黨而四十萬衆終不亡邯鄲終不圍六城終不割耶今有三人於此徒行遇盜盜殺其一人彼二人者起而并力搏之庶幾可以自救若畏盜之勇而逡巡退避則追而射之必盡殪也秦趙之勢何以異此故曰納之之計非

失而守之之道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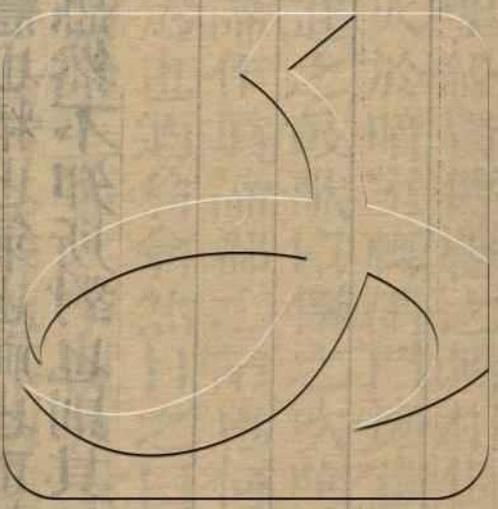
祛妄說二

盛大士

道非教不明人非教不淑教一而已今乃區而三之援此入
 彼又倡為同源異委之說儒之言理也性也命也釋之言戒
 也定也慧也道之言精也氣也神也吾觀彼教中明徹此指
 者少而吾教中依附彼教者多依附彼教之儒其中又有三
 等其上者體性抱神人貌而天天資高故能浮游乎萬物之
 祖俗念息故能胥疏於塵埃之表夫然後悟圓覺之用窺衆
 妙之門解契參同掃諸妄想引而進之庶幾近道聖人得之
 可與遊緇帷之林不遠屏諸門牆外也其次者外重內拙窮
 大失居文滅質博溺心蓋自魏晉以降談元耽禪詞流結習
 震耳眩目誕曼俶詭真誥梵筴紛放匝離奇悅習即其所
 得並為陳跡殼核奧簡馳騁文藝玉華瑤笱之唾餘金繩寶

後之墜緒矜喜賅洽於道尙無大害耳其下者賦性庸弱受
識闇汶習誦聖經賢傳瞽之無相俵俵其何之遁而之於二
氏譬猶逐螢火於暗室輒謂門庭堂奧栗階可升迺齋戒以
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儺之吹呶呼吸熊經烏升指小乘
爲大乘混俗諦作真諦卻之謂也何之佞也至愚極陋委巷
兒女子之所爲也迺翕翕然目之曰儒者儒者不亦憚乎然
吾觀近世俗儒則三等之下復有下者其人服儒衣冠應科
目尙不能爲俳優者之辭迺亦剽竊黃冠符籙衲子偈語投
俗所好闍然媚世又附會勸善之說同已者譽異已者毀設
壇虔奉神君仙人翦柳爲筆畫沙成字妄立條教若奉律令
復講誦涅槃義如我所說果契佛性鄉閭椎魯市井負販從
風而靡是謂不祥之民不祥之民教之所不容也吳俗信師

巫鬼神事其服儒衣冠者則否今以儒之鄙且險者假託其
閒吾恐邪說誣民大道絕塞鄉邦士大夫不自振拔風氣日
下故發憤箸辭以闢之闢之勝吾道之幸也闢之不勝吾說
不可易也其闢之之說奈何曰吾且仍問之以理也性也命
也戒也定也慧也精也氣也神也而彼愬愬然驚也頊頊然
不自得也恐恐然不知所對也則其說不攻而自破矣



嫂叔無服議

毛嶽生

昔先王制服三年之喪由人心之不忍而節焉其他尊卑隆殺則皆緣義而推由名而加者也義無可推名無從加則無服矣禮大傳曰同姓從宗異姓主名又曰名主而男女有別是故嫂叔之無服也為慎於名也無母婦之名而為母婦之服是甚悖於名而紊其序焉此先王主名而別男女之道也而後人必論為有服者彼既不究名之之義又以傳言無服而喪服記則曰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文與傳乖異而記恆記經不備是知古非無服謂宜服大功後唐定服小功不廢殊不知記云夫之所為兄弟服猶曰夫之所為小功服舉兄弟以著其目而明其降不專以屬兄弟然記不曰小功何也大功小功有成人未成人之異而服因有受與無受曰

小功懼其無差別故不曰小功而曰兄弟服非以云嫂叔服也然何以知非昆弟而決爲小功昆弟之服已具於經而夫之昆弟無服傳固言矣記之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言遠兄弟自小功始也曾祖父母正服小功而經列齊衰三月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則此兄弟小功必矣康成曰兄弟猶言族親也所以謂之族親者記云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大功以上則義固親服已重不可加故傳解曰小功下而記他云兄弟皆小功族親所容者廣因舉以釋其疑而通其義不然記云兄弟服亦總類則降又何等而婦人又禮不祖焉是故他經言兄弟固不舉屬小功然傳各有義此謂小功決也由是言之期親昆弟

妻無服至於小功而從爲之總先王制服必不若是無等矣又喪服自君父外不曰某爲某則曰爲某繁列名稱以次其類嫂叔果有服矣此當云夫之爲兄弟服而不當云所爲也所爲云者所爲如是之服也且記前云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公士大夫降其旁親自期以下不獨昆弟大功章云大夫大夫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是也此獨云兄弟何邪若然凡記云所爲兄弟服舉兄弟以著其目而明其降不專以屬兄弟又其易明者也夫記不與傳殊而必欲執記以違傳用苟背於經是豈爲知禮哉然魏蔣濟論嫂叔之服誤舉姊妹文時固辨其非而正其失至晉成粲援記爲典粲固不考記義苟說又輒放逸不曰夫之所爲兄弟服而曰夫爲兄弟服妻降一等自晉及今鮮

有言者則以不維記云所爲之義又不察兄弟謂小功迹其所稱遺異無詞闕之故焉然則嫂叔無服信矣而人果幼失父母生長於嫂嫂之鞠養情若所生如魏徵云者亦忍而無服乎又退之服期非乎夫先王制禮不逆人情獨嫂之尊而無者以爲使叔期則疑於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大功小功則疑於父母爲子長婦庶婦之喪舉室於名而不順乎情至若無母之實有母之名禮猶服乳母總豈有恩實同母而服至缺於三月然而不言者以非恆見又後可緣義起也是故爲嫂服期必如退之嫂者乃可不若是則惟無服以昭其別且魏徵所議小功欲尊其嫂而報之德而使嫂反屈於已服之之名又使凡爲叔者皆襲以行以是爲畔於禮而不可耳雖然君子臨喪則哀而禮又有同爨之總弔傷之節至嫂之

喪正降報服室從而變而獨無易於故固情不安而義弗忍焉檀弓曰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奔喪篇曰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康成解謂弔服加麻袒免爲位哭也又謂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而吳射慈斷加麻日數以爲大殮及殯而除是凡嫂叔之喪相爲弔服加麻逮殯而除戚與敬見而又無嫌於名君子其或有取焉者矣或曰曾子口小功而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疑爲位皆有服且記云云康成不言而賈公彥又釋爲從母類果若所云則近世經師之說爲勝於古也夫喪有主人之位有賓位賓不聞有服無服爲位固記之文也康成不言以其義明又兄弟謂小功也若賈氏則不得其解而曲爲說然固知其爲小功類矣後人解經或過前人服問之外兄弟鄭氏舉小功服之外

國朝文錄卷之十二終
祖父母與從母則罔君若據不爲無說焉惟戴君震謂昆弟
兄弟異義古人昆弟不言兄弟兄弟則舉其遠者此固執於
傳而不可通耳夫服紀重輕非聖人不能斷而君子議禮不
由先王之制而考傳記文義之著徒爲煩說以淆於理則吾
見其昧於禮而無適從焉故擇論說作此議云



國朝文錄卷之十二終

